

秘密結婚及其他

短篇實事小說七篇

伍光建譯

序

這本書內凡短篇小說七篇，都是從英國出版的 *Queer Stories From Truth*「奇異小說集」裏擇譯出來。這部書有很多本，是 *Truth* 報上面登載的小說的單行本。

「誠報」*Truth* 是英國有名的報紙，是一個很有錢的人所辦，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報紙。報上所載的新聞都務求真確，批評尤其誠切。即便是這些小說，都不是妄誕無稽的作品，的確都是當時的實在事情，或者是當時有權勢的人，或者是相識的人，有種種原因不能公然發表，都借小說來宣布。或竟也有許多是尋常的趣聞，當作新聞登載沒有什麼味道，也把來作成小說。

這些小說的文筆結構都非常流利精巧，因為都是根據事實，所以情

節奇而不離，怪而不誕，沒有一點勉強牽強的毛病。這些小說雖很受人歡迎，作者雖然都是一時知名之士，但是因為隱着姓名，所以還沒有人認為佳作譯了出來，而且原本在中國是不經見的。

這本書的譯者，伍光建先生，是不必我們介紹的了。他譯這篇小說的動機，是由於偶然看了這些小說，非常覺得有趣，於是就一連譯了好幾篇（有兩篇編入黎明書局出版的「舊歡」中。）

伍先生譯了這幾篇已有好幾年，精力既滿，文筆當然極酣暢，興趣既高，神氣也就愈充足。他本來是長篇小說的大手筆，對於這些短篇小品，當然游刃有餘，毫不費力地一氣呵成了。

現在出版界充滿了外國語化的白話文，教讀者鬧得頭昏腦暈，還是看不明白。便是意思都不能充分表現，到那裏去領略神氣呢？這樣的譯筆要介紹外國學術書，已足以多費讀者的神思和阻礙讀書的興味了。何

况文藝是要在字裏行間表現出無窮的神氣來？這不但譯筆，就是一般創作也是如此。這個緣故，大半由於作者不會說國語。

一個中國人，那有不會說中國話的呢？要知道方言的區別極大，尤其江浙兩省間的方言，和國語的句法大不相同。一般作者忝於鄉土，就產生了那半吊子白話文來，實在看着吃力。

再把這半吊子白話去拙譯外國文字，結果應當如何？無論譯者的外國文字怎樣深究，也是詞不能達意。那般外國文字也是半吊子的雙料半吊子也就不必談了。

伍先生的外國文是極其精深，若沒有國文國語精深嫻熟的根柢，是絕不能作出這樣的文字來。

這不是捧我們伍先生，也不是介紹這本書，不過因這本書而引起對一般作者的希望，便是不要苟且從事於譯著。至於讀者，當然會具有選

擇的能力。

這本書原稿未經標點，是我們代為分段句讀，也許有很多錯誤，只好待以後的改正。

庚午七月，仙呂。

目錄

饞嘴婦人	一
黑金鋼鑽	十五
某宮祕史	二七
議員調情之結果	五一
疑獄	六七
大出殯	八九
祕密結婚	一〇九

饒嘴婦人

The She-Epicure.

比

得查林向美貌的巴拉·米弗小姐求親的時候，小姐的父親是個畏羞過於煩心的老頭子，清一會嗓子，對求親的說道：「比得，假使我賣一匹馬給你，你自然盼望我把馬的毛病告訴你，是不是？」

查林很客氣的答道：「你若是肯告訴我，我是很感謝你的。」

老頭子歎一口氣，很鄭重的說道：「我自然是該告訴你的，好在我並不是賣女兒給你，然而我把他嫁了之後，我却很受點錢財上的利益；但是我不能不把我女兒的短處告訴你。」

這個被愛情迷倒了的少年比得說道：「也許你當父親的未免過於求全責備，凡作父親的原該如此，但是，我敢保米弗小姐是並無短處！」老頭子答道：「我也曉得對於品格上，他却並無毛病，巴拉是個好女兒

，我也敢說他是很要作好人的。比得，但是有一層，他的嘴是非常之饞！」

比得答道：「呀！不過這樣麼？」

老頭子說道：「你若是看見糖果糕點鋪同鮮果鋪的帳單，我恐怕你不說，「呀！不過這樣麼？」這句話。我告訴你吧！他在學校的時候，把月費都買了糖果吃之外，還該了些債，你難道沒有留心在飯桌上，看他的刀叉不停的那樣忙不過來麼？」

比得查林聽了大笑說道：「我曉得米弗小姐胃氣是好的，吃量很大，但是我却喜歡看見他能吃；我不喜歡那些酸腐小姐們，這樣也不吃，那樣也不吃，還不敢對人說，喜歡吃牛肉扒，喜歡飲皮酒。」

那老頭很發愁呻吟說道：「但願不過只好吃牛肉扒，只好飲皮酒；然而我的意思，不過要叫你不要把我的女兒看得太過好，我是預先警告

過你就是了。好在你是很有錢的，你很能夠養活一位好花錢的夫人。」

比得查林吞吞吐吐的說道：「我並非有錢，但是我一年有一千五百金鎊進款，我家裏的飲食可以使我的太太滿意。」

老頭子好像還是不甚放心的說道：「我們都希望能使他滿意。」於是就答應了比得娶巴拉小姐作夫人。

這個將來的新郎走出他將來岳父的書房，跑到花園裏找他的意中人。原來這位小姐，正在草莓叢中，一隻手拿着一塊白菜葉子，葉子上面放了好些白糖，那一隻手忙的了不得摘草莓子，一面摘，一面沾白糖往嘴裏送。

比得查林看見了，以為很好看。一面附耳對他的所愛說了許多愛情的話，懇求小姐嫁他；那位小姐摘了一個極大的草莓子，在白糖上滾了幾滾，厚厚的沾了許多白糖，送到他所歎的唇邊，比得很溫柔的說道：

『你先咬半個！』小姐也很溫柔的聽他的吩咐，咬了大半個，比得吃了小半個，歡喜到發狂般的，把莓子的蒂在胸前白色背心一措，登時白背心就染一個很鮮紅的點子，就說『這是他心裏的一滴血』，還說『他肯願意爲小姐流血！』

過了一個月，兩個人果然結了婚。吃喜酒的時候，新娘子吃得一個不亦樂乎，看見了真令人滿意。

比得查林現年大約三十歲，無一定事業，一味消遣過日子。他有所很好的房子在鄉裏。未結婚之先，他想出種種方法消遣。他是賽槍隊的副隊長；又是郵票會的副會長；又是湯汁俱樂部的祕書，他真是個無事忙。凡是他所忙的事，都是可以不必作的。他很要盡他的職責，要料理許多無爲文牘，令人看見害怕。他每年至少也花五十個金鎊的郵費。

他所以要結婚，原也爲的是要多添事體作。要常常請客，請槍隊裏

的同袍；請湯汁會的董事部的同事；還請他部下許多專收藏舊郵票的男女會員。他還有一層深意：他這時候不過是郵票會的副會長，他想會員們公舉他作正會長。要他們在他家裏開會，同時還要大請客。

過了蜜月之後，他就對太太說道：『我的寶貝！我要你每逢星期四，預備好飲食請十二位客。我們郵票會的正會長事體太多了，忙不過來，倘若我們把會友們喂得飽飽的，我敢說，下次選舉，他們一定舉我當正會長。』

巴拉答道：『我一定辦得好好的，叫你滿意。』他於是把廚師操練得很好，凡是有人家享過他家裏星期四晚上酒席的幸福，想起來，談起來，無不肅然起敬的。

巴拉費了許多事，終天日夜的讀烹調的書。他的面貌原是長得很秀美的，又會打扮，性情又好，看他外貌，不像是在廚房動手做菜的。那

怕他在廚房忙着製點心皮子，若有客人來，他一會子走出來進入客廳，看不見他手上有什麼白麵，一樣的打扮得很漂亮，滿臉都是笑容。凡是曉得的，都稱讚他是一位頂會管家的。他的丈夫自然也是這樣想。

他們結婚後三個月，他的丈夫看看各店鋪送去的帳單，覺得花錢不少。但是他享受的是什麼早飯，什麼中飯，什麼晚餐，說到五點鐘的茶點，臨上床時的輕巧點心，無一樣不是盡善盡美的。比得雀林原是個胃氣不甚強的人，向來吃飯是不甚知味的，自從娶了太太之後，才曉得飯菜很有滋味，好像是巴拉有了什麼符法，令他胃口強壯。不用說別的，只要說他所製的小碟，即使是嚴守戒律的和尙看見了，也要破戒的。若是說到他們早餐的搗黃油的小麵包；中飯的熱食；五點鐘的茶點；大餐的野味；晚餐的湯同生菜，更是最精美的。但是比得漸漸的覺得吃得太多，有點不好過，犯過一次胃病又犯一次。從前他是個細腰身，這時

候他的腰圍粗壯起來。他的太太巴拉是越長越胖。有一樣最不好的，是他身上一面長肉，腦子裏一面減少機靈。再過幾時，他什麼話都不會談，只會談飲談吃的。若是同他談別的家務，他就提不起精神，只是打呵欠，很覺得不耐煩，只會用單字對答。若是他的丈夫舔唇咽涎的對他說道：『我的至寶，廚房裏送來一陣一陣的蕪菇香！』他的精神立刻就興奮起來，如同戰馬聽見戰場的喇叭響，他就滔滔不絕的說個不了：什麼菜怎樣製法，怎樣的好吃。

家裏有這樣一位太太，原是很好的。不過家庭裏除了烹調，還有許多別的事；倒如比得查林每星期四晚上的宴會，誠然是把郵票會裏的會友們敷衍得很好。比得很着急的要被選作會長，每天費好幾點鐘工夫，製一篇長論說，預備下一季大會的時候宣讀的；他的題目是：好望角地方所出的三角式郵票，日見其少。他以爲這篇論說一宣讀之後，立刻就

要名滿天下的。自然很盼望他的太太同他表同情，同他談談郵票的事。他的太太不獨不理會，還鬧出一個禍來！

有一天這位太太製排骨，要紙作綠邊。糊裏糊塗的走入書房，把他丈夫的草稿拿來剪碎了。他丈夫看見他剪，怪責他，他毫不在意的答道：『我找不着乾淨紙，因為我們是自己吃飯，不是請客，我以為寫過字的紙是一樣的可以用，不要緊的。』

比得怒不可遏，喊道：『不要緊麼？你把我三個月的辛苦用功都糟躓了！』

巴拉很溫柔的答道：『好在你很聰明，你再寫就是了！』

比得心裏難過了許久，這是他們夫妻第一次反目。但是積了幾個月的不滿意，趁這次大為發作。他狠怒的答道：『巴拉，我很有幾件事要對你說；今天中午，我又看見你在點心店裏！』

他以為不算什麼的答道：『但是我是天天去的！』比得說道：『你曉得的一點鐘就吃中飯，十二點鐘你還要吃冰吉林，還要吃雞蛋糕，原來你是老吃不飽的麼？』

巴拉答道：『比得，我不曉得你用這個很長的字（指老吃不飽）是什麼意思？但是據我看來，冰吉林若是同我的脾胃很對的，為什麼我就不該吃呢？』

比得又說道：『據你看來，你曉得五點鐘吃茶點，你三點鐘還是一樣的吃夾麵包，吃小饅頭。』

他的太太答道：『那是自然，為什麼不能吃呢？』

比得又說道：『你還從店裏買好幾袋的糖果帶回家來，預備半夜醒了的時候吃，昨天晚上被我看見了！』

太太答道：『我若是半夜醒起來，原是你的不好，你打呼打得太利

害。」

比得很生氣說道：『你越說越好聽了，你還要鬧脾氣麼？我請問你，你這樣大吃，老也吃不飽，那裏來的錢供給你買吃的？』

太太這個時候火也上來了，答道：『我猜自然是從你的口袋來的錢！』

比得真是怒極了，喊道：『我不能讓你亂吃了！只能讓你吃平常人家過日子的菜飯，烤一塊肉，煮些糕點就算了，不是星期日，見不着什麼特別的炒菜，至於蘑菇……』

比得說不下去了，因為太太受不了這番的痛責，大哭起來。作者不能不說；比得大怒的結果，不止是使太太大哭，還有別的事體發生在後呢！

這個太太的脾胃，同心很有密切關係的。脾胃受了打擊，是要驚動

到他的心的。當天晚上吃大餐的時候，太太的兩隻眼哭腫了，什麼東西也吃不下。他看見上湯，上魚，上炒菜，是滿臉的愁容，上到燒烤，他受不住了，立刻暈倒中風。醫生趕到來一看說是死了。他的丈夫這時候的心境，可想而知，不必作者細說的了。

他見太太死了，十分傷悲，立刻把郵票會的副會長，湯汁會的祕書，都辭了。他從此以後還有什麼心腸談郵票，談製湯呢？只好替太太預備出殯。他因為要替太太作一個大大的紀念，預備了極好的冷食請送殯的朋友們。

比得在停棺的廳房裏同廚子商量辦菜。

比得說道：『我們一定要預備麵包夾鵝肝凍，太太是最喜歡吃，我也喜歡吃。』

廚子問道：『先生，是不是要多放芥末？』

比得說道：『我猜是要放的，向來是放不放芥末的？』

廚子答道：『太太在世的時候，是向來不許我放芥末的。太太說是不該放的，但是未嘗不可以放的。』

比得說道：『好在這時候是我作主，我們就放芥末吧！』

忽然聽見有聲音說道：『絕不能放的！』這聲音好像是從陰間來的。拉巴裹了纏屍的白布，直直的坐在棺材裏。原來他犯的是羊癩風，因為聽見他們製麵包夾鵝肝凍子，要放芥末，一着急，驚醒了。

他坐在棺材裏兩眼放光的說道：『絕不能放芥末的！絕不能放芥末的！你們還要曉得，是不能用平常麪包的，一定要用新鮮法國麵包的！』比得後悔了多時，忽然跪下喊道：『我的至寶呀！』同時對廚子說道：『趕快去拿點最好吃的東西來！太太一定是很餓的了！』

從此以後，比得只好讓太太擺布一切，現在我們這島國裏，數得他

們夫婦倆爲最胖！

黑
金
鋼
鑽

The Black Diamond.

破

曉四點鐘的時候，賀巴芳禮從比利時國的海邊一個療養病院裏走出來。那時候正是八月，月亮還有一點，海面是很安靜。海邊擺了幾百架的洗浴機器，也有油紅的，油黃的，油藍的。時候雖早，已經有許多打魚的男女拿魚去趕早市去交火車，右手的碼頭，有郵船生得很旺的火向英國行駛。

賀巴芳禮把大衣的領拔出來，凭着海灘的欄杆看海，一面點着一口雪茄吸。他剛才賭輸了走出來，身上的錢都輸光了，還欠一千五百鎊金錢的賭帳，他却一文也還不出來。這是一連賭了三夜的結果。他現在連飯店的帳也還不了。他的前程並無大希望。他不過是個出發軍隊的中尉，除了官俸之外，每年還有三百鎊就完了。他的父親是個告老的少將，

無力幫他，除了父親之外更無親友可以幫他的。他傻賭賭輸了。他爲什麼傻賭呢？因爲他要出風頭給有錢的人看，也許是因爲同一班傻子，兩個光棍，吃酒吃醉了。

賀巴自然想到尋死，凡是一個人，覺得這個世界，這個地面上太熱了，簡直是個火坑，他自然就會想到到陰涼地方躲了。到了那裏，是沒得人追他討債，也沒得人罵他騙人不還賭債。他現時只有兩條路走，一條是自戕，一條是不還債丟面子。若是到了當天晚上，他還不出一千五百鎊賭帳，他們就要在賭場貼公啓說他是個賴帳的人，他的武官也只好不作，也不能再有面目回英國的了。他看見赴英國的郵船走得很遠了，幾乎都看不見了。他心裏很難過，覺得從此以後不能再見英國，不能再見他的親人，他所愛的人。

他自己半晌的對自己說道：『明彌曉得了說什麼呢？』他此時所想的

是本營少佐的小姐，這是一位心腸極柔和的女子，是最愛他的。一向他把這位小姐的愛情，看作無足重輕，以爲自己沒有什麼財產，不能同這位小姐結婚的。但是到了現在，他却把這位小姐的愛情看得很重。

他還記得，不過前幾天同小姐分手。小姐兩眼很露出柔情，微微有責怪他的意思。他自己很曉得自己是有意挑逗小姐，把小姐迷住了。臨別的時候，小姐的眼神很露出羞怯神色，小姐的手很發戰。小姐臨別，對他說了一句暫別的話，語意已流露出愛情來。他臨走的時候，一句有希望的話也不對小姐說。過後也許小姐啼哭，現在好像是替小姐報復了；因爲假使他同小姐定了婚，也許他自己就走正路，不敢亂賭。照現在情形看起來，世界上再沒有第二個人比他可憫的了；他現在惟有一死，只要一扳槍機，他就與世長辭的了，客店的臥室，只有一個死屍，一團的血，這海口地方的傳說，他自戕死了，再過一兩天，就沒有人再提

起他的了。他一面勉強的微笑，一面半晌的說道：「明彌小姐聽見了，心裏怎麼樣呢。」

此時他覺得雪茄的味很苦，摔在地下。天很亮了，天邊有紅光，太陽要出來了。芳禮凭欄好像是作夢的，等太陽出來。一會太陽出來，滿天滿海都是很亮的，天氣是很好。

這時候正是六點鐘。賀巴芳禮如夢初醒的動動身子，掉過頭來要進飯店。他身體強壯，走路時腰還是很直的，看不出他是熬過夜的。有一個快死的病人，坐在一輛有輪的小椅上，在海灘吸空氣，有人替他推椅子，在灘上走來走去。

這個病人年紀不過二十五歲，名叫西搭孟伯爵，是歐洲著名的首富，是前朝的廢帝廢王的子孫。他本來身體是很弱的，加以飲食過量，又很躑躅身子，得了大病。他很曉得是必死之症，也不想久活於人世，把

以往的事看作一場大笑話。他從前在賽馬場會過芳禮，此時見着他，先開口說道：

『芳禮，你好呀！你起得早呀！我不曉得你是個慣起早的。』

芳禮答道：『伯爵，你好呀！我盼望你覺得好些！』

伯爵答道：『謝謝你，我的病快治好了，是永遠的治好，』於是微笑說道：『我快要到第二個世界了！我可以替你帶信！』

芳禮大笑答道：『也許我比你先到那第二個世界！』伯爵聽他的腔調，以為芳禮說笑話。凡是有病的人，願意聽見說；不獨身體虛弱的人易死，即使身體強壯的人，有時也很容易死的。芳禮若是有時巴結伯爵的話，這兩句話說得最得法。此時芳禮轉過身子來，在伯爵的身邊走。在後推椅子的，是個僕人，那一邊還有一位伯爵的侍從，他是很曉得宮庭禮節的，若是無人對他說話，他是不開口的。不久椅子推到轉灣的地

方，正對着養病的地方，那位侍從就躲開，不聽他們說話，他却也不懂得英國話，也許因為這個緣故他躲開的。

伯爵看看海面，談打漁，談漁人冒風浪的危險。芳禮隨他說，偶然答應一兩個字，自己却不開口。他定眼看看伯爵，忽然想出一個意思，滿臉通紅，他的意思是：這位快死的伯爵很能打救他，只要執筆在手，寫幾個字，他就有了命了，不至於失體面了；他重新可以再作人，不再賭了；好好的娶了明彌過歡樂日子。

他起初還有點遲疑，隨後嘴裏很快的對伯爵說道：『伯爵，今天早上我在這裏遇見你，許有天意，我原想回去自戕！』

伯爵瞪眼看他說：『哈！賭輸了麼？』

芳禮答道：『是的，我輸一千五百鎊，不能還，你能夠，你肯借給我麼？我却不曉得我幾時才能還你，但是我可以對你發誓；只要我活在

世上，我一定照還你的』

伯爵答道：『我的好朋友！我相信我連五鎊金錢都沒有！我的親友們曉得我必死，先把我所有的財產，放在他們的手裏，假使我寫一張支票給你，他們一定要你交還他們，說是我不能料理我自己財錢的事。』

芳禮咽了一口氣，說道：『請你勿怪我驚動你，這原是我末了的希望！』

伯爵說道：『不然，像你這樣的人，不應該絕望的，不能因為一次手運不好就絕望。』一面說，一面看看芳禮的臉，很看得出芳禮是輸光了，到了山窮水盡的了。他伸出一隻很小很白的手，摸摸鬍子，滿臉露出愛莫能助，很難過的神色。隨後看見手指上戴的一隻黑色金剛鑽戒指，中間是一粒極大的黑金剛鑽，四圍是較小的金剛鑽，是很值錢的，忽然使手勢叫推車的僕人走開，四圍細看看，看見左右無人，把戒指脫下

來，放在芳禮手中，附耳對他說道；『你不要看那個僕人並不懂得我們談的什麼，我相信這個戒指能值好幾千鎊，你今天可以去比國都城變賣，不必告訴人！』

芳禮滿臉通紅，說道；『伯爵，我不願收受你這樣的厚禮！』

伯爵說道；『我無錢借給你，我不久就要死的，要戒指作什麼呢？你不必過於拘謹了！這個戒指是我的，在我們家裏有三百年了，我的侍從來了，暫別了我，望你走好運！』

他又搖頭示意，叫芳禮不必再說話，一面身子往後靠着枕頭，一面戴上手套，不使人看見他的戒指已經不在指上了。芳禮舉舉帽子走開，走路脚步不甚安穩，看見海面很像是來了一陣大霧。』

一星期之後，下午，伯爵坐在養病院外面高坡上聽音樂。天色又好，天氣又暖，病人的精神應該好些的，惟有伯爵是很軟弱，精神遠不如

前，臉上却還是高興的。有許多人來往，認得他的，都向他舉帽示敬，他摸摸帽子回禮，放下手來，都是很無氣力的。

音樂快奏完的時候，伯爵的神色忽然高興起來，臉上還現點微紅。賀巴芳禮同兩個人一直向高坡走來。一個是老年人，是個軍官模樣，一個是少年美女，扶住芳禮的手。芳禮一直走到伯爵身邊，說道：「伯爵，讓我介紹我的未婚妻愛林狄小姐見你」。

伯爵很大方的點頭，伸出手來說道：「愛林狄小姐，我很歡喜一面，」請小姐在身邊坐下，小姐滿眼含淚。伯爵看見他要說話，小姐拿着一個放光的東西，是個戒指。

小姐吞吞吐吐的說道：「伯爵，賀巴告訴過我，你怎樣的慷慨相助，我的父親也曉得，我們是異常的感激你，我把戒指帶來還你。」

伯爵對芳禮說道：「你用不着戒指了麼？」

芳禮很低聲的答道：「這個戒指救了我的命，我走去比都，賣了二千鎊，我走回來，再入賭場，一夜工夫，我把我從前所輸的都贏回來。此外還贏五百鎊。」

小姐從旁說道：「他從此以後不再賭了。」

伯爵微笑問道：「你相信這句話麼？」

小姐答道：「他曾經答應過不再賭了。」

伯爵附耳說道：「好呀！小姐你伸手過來。」他把戒指戴在小姐手指上，說道：「這就算是我的一份禮，送與你結婚的，也好讓賀巴常常看見這個戒指，不要食言！……」

過了幾個星期之後，德國的某邦都城大出殯，儀仗是極堂皇的。送殯的人很多，都是闊人，其中却不過只有一個軍官，穿英國軍服的，追悼的心，最爲真誠，好像是死了一個同胞兄弟一樣。



某宮秘史

The Princess's Consort.

這是歐洲某小邦宮闈祕事，當日外交家及好事者多知之。

大報館亦有知其事者，只以當時報律甚嚴，未能登載。今

已事隔多年，不妨登布，仍隱其地名人名，讀者從字裏行間尋之可也。

歐

洲大陸小邦，當數某邦的公主，命運最好。他十七歲登位，作一個小邦的女主，無論他脾氣怎樣古怪，幾乎想作什麼，都可以作得到。這位年青女主，性情真是十分特別。他的至親密的都供認的，他的大臣們都很太息，他的宰相更是太息流涕。

他常說道：「女主總不聽諫，一句都不肯聽，一定還要我們聽他的話，我宰相辦的事，他樣樣都要干預。」大臣們是常說這麼不滿意的話。

女主年紀雖青，說到配擇夫婿，尤其執拗。

這位女主名阿提米，長得很豐富，面貌還可以算得是美。私產是很富的。歐洲各國的王子王孫，自然是許多願意同他結婚的。這不止說他登位的時候，是這樣情形，他才長到十歲的時候，已經就有幾國求親的，但是尚未及歲，不便過於催問。

到了十六歲的時候，就要開正式討論。那時候是他的母后攝政，同阿提米公主說道：『甲國太子求婚，他是歐洲頭等大國的太子，人地是最相宜的，阿提米！這是一門好親事，倘若辦成也很有益於我們這個小國。』

公主聽了，胖臉發紅，兩隻藍眼睛露出光，滿臉反抗的神色，只管搖頭。

說道：『我不嫁甲國太子，我很討厭他！』

母后說：『阿提米，你不過同他見過兩次面。』

公主答道：『我從來未見過他也罷，我見過他五十次也罷，我是一樣的不嫁給他。他是個頭等強國的太子，我嫁了他，將來不過是個帝王之妻，不算是個什麼人物。我們的國雖小，我還是當小國之主。媽媽！我謝謝你，替我費心！』

他的母親聽了他這番話，很驚懼的說道：『凡是大國的太子，向你求婚，你都是一概拒絕，錯過極好的機會麼？』公主很決絕的答道：『若是我嫁了人，就丟了名位世身，算不了是個什麼東西。我一定不嫁的。我要作個自己發光的主體，我的丈夫只能沾我的光。我一定不肯作什麼國王太子的妻。』

他的母親問道：『凡是名位比你高貴的人，你都不肯嫁？』

公主答道：『媽媽，豈止這樣，凡是位分同我相等的人，我都不嫁

。將來擇夫的時候到了，我要挑選一位王子王族，願意坐在我左右，當女主的丈夫的，我就嫁他。這種樣的王子王族很多，隨便我挑。」

母后驚怕到了不得，說：「這種窮極無聊的王子王族，原是很多，都是市面上行銷不了的貨！」

公主反駁道：「也好，等我替市面行銷一件！」

母后當時只好不往下說，再等將來的機會，再討論這件事，但是總不放心，只好請那親信的老臣比列茲伯爵來密商。

這位老宰相聽了，很莊重的微微一笑，這一笑很現出他有智謀，又慎重；到底他是不是足智多謀，作者却不便妄下斷語。有人說：他的功名富貴，全靠這一笑得來的，作者且不追問這句話是真是假，現時他這一笑是非同小可的，他這一笑是很有大力的，他每逢疑難問題，他都是用這種樣的一笑對付的。這一笑雖然並不說出什麼來，但是他裝作內裏

不曉得藏了多少深謀祕計。

他此時的一笑，好像是說道：『這是本在我意計之中的，但是老王后不必驚慌的，老臣早已看出來，早已有對付的良策了！』

他到了是不是存了這種意思，我們不曉得，但是那位老王后却是這樣看的。

說道：『比列茲伯爵，你聽我告訴你這句話，怎麼你毫不詫異常，又毫不驚動？』

他答道：『少年執拗，不過是少年執拗，王后放心罷，不久就要消滅的。』

王后問道：『你當真以為是這樣麼？』

伯爵點點頭。這位名相是難得費辭的，或是點頭，或是使手勢，就達意，他是不多說一句話的，用不着說話，是絕對不說的。

王后問道：「你勸我作些什麼呢？」

宰相答道：「什麼都不必作！」

王后問：「你勸我隨他去麼？勸我放任麼？」

他答道：「任聽自然，是絕妙的補救方法」。這位老宰相滿肚子都是這樣的現成格言。他辦事的宗旨是：若是想不出法來，只好隨他去。

王后果然聽他的話，暫時對公主不提婚姻的事，決計再等兩年再說，打算快到時候，再同女兒提親。不料他女兒還未到十八歲，這位母后忽然得了肺炎病，嗚呼哀哉死了。

大臣王公們會議，公主一到十八歲，就可以親政，現在不過差幾個月，不必舉攝政了。於是從權請公主登位，執行國政，宣詔國內。故此公主即位的時候不過是十八歲。

即位未久，宰相不能不對女主說起婚姻的事，提議了好幾國的王

王孫，一說就可成的。

女主聽得很不耐煩的說道：『我不能聽這些胡話，兩年前我對我母親就是這樣說的，現在我對你也是這樣說。』

宰相說道：『陛下，但是爲本國利益起見……』女主答道：『本國的利益，就是我的利益，我是一國之主，作人家的妻室，不過是個附屬品，未免太對不起本國了。』一面跺腳蹀得很響的，說道：『我不能作附屬品。』

宰相卑躬屈節的說道：『陛下嫁了人，毋論嫁給那一國，都不能當作個附屬品的。』

女主說道：『你不要胡說，甘言誘我是不能的，我不能讓丈夫吸收了我，當我作附屬品，只應我吸收我的丈夫，當我的附屬品。假使我不能喜歡誰就嫁誰，作一國的國主，有什麼用處？』

宰相說道：「陛下，貴人有貴人的束縛，因為陛下是個國主……」

女主說道：「雖是個國主，我還是喜歡嫁誰就嫁誰！」

宰相見說不通，毫無辦法，心裏只管難受，還是一笑去了。

宰相走過了，女主就走到他所最親信的女侍克士華女伯爵屋裏。這位女伯爵比女主大兩歲，還未嫁人。

從前這位女主同克士華原是有點芥蒂的。有一位林各吉伯爵，在外交部當司長，曾經向克士華求過親，但是兩家都是很窮的。女主對於別人的婚姻大事，是很明白，很講理的，不許他們結婚。曾經對克士華說道：「你們若是結婚，我把你們兩個人都免了職。」

克士華嗚咽說道：「你太虐待我了，爲什麼不許我嫁我所愛的人？」女主答道：「我的理由是很充足的，第一層你們兩家都是太窮，無力辦這件事；第二層，你們假況是結了婚，你就要料理家務，照應孩子

，那裏還有閒工夫，好好的侍奉我。我身邊雖有許多女侍，我都是心裏很不喜歡的，沒有法，不能不忍受他們，惟有你我是最喜歡的。我坦白告訴你：我不許你嫁林各吉伯爵。你若是不管，一定要嫁他，就害了他的前程，又毀了你自己。』

結果是克士華只好不嫁林各吉，女主仍然是同從前一樣的喜歡克士華。過了幾個月，克士華對女主說道：『我從前以爲陛下虐待我，現在我才明白，陛下是爲我好。我是不能當窮人的夫人的，況且林各吉伯爵是個薄倖郎，他已經看上別人了。我現在是不要他了。我從前是大錯特錯，以後絕不再想他了。』

女主聽了很高興，同他接吻，待他很親密。女主是個痛快人，只要人家降服，他就立刻饒恕的。

話說女主走到克士華屋裏，倒在大爐邊一張大椅子上，說道：『瑣

菲，(克士華小名)我找你談些在理的話，平平我的心。」

克士華很表同情的答道：「誰敢有這個胆子，激惱陛下呢？」

女主很坦率的說：「就是那個老糊塗比列茲，同我吵，他胆敢走來干預我的婚姻大事，他胆敢替我定計，要我嫁某國太子。我趕快的堵住他的嘴，我就告訴他同我告訴你一樣的話，我說：我不嫁丈夫，叫丈夫當我作他的附屬品，我的丈夫一定是要名位不如我的，要歡歡喜喜，感恩不盡的住在我的宮闈裏，坐第二把交椅，當我的附屬品。況且用不着這樣匆忙，我可以再等。你火爐台上擺的是誰的像片，我從前沒見過。是你的什麼親戚？」

克士華臉上發紅，說道：「不是的，不過是個朋友，是丙國的威廉王爵。他到某處打羚羊，住在姊姊夫家裏，我在那裏會見他的」

女主說道：「這是個美少年，但是像片往往比本人美。」

克士華說道：『往往如此，不過這個像片却不然，像片遠不及本人美』。說完臉更紅。

女主却未留意，把像片拿在手裏細看，看了一會，仍放原處，瞪眼看火爐，看了好一會子不說話。

隨後說些別的事。

過了一天女主又到克士華屋裏，再過一天又來。

這一天，女主走來，很坦白對克士華說道：『瑣菲，我有句話告訴你，你聽了不要詫異；我對於威廉王爵的像片，發生愛情了！』

克士華聽見很驚異，有點不甚高興。女主又說道：『我非看見本人，心裏是放不下的。他既然是你的親戚的朋友，你得替我設法。』

克士華說道：『陛下要留意，同他會面，是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威廉王爵不過是個第三子，他的父親不過是歐洲很小的邦之主，又是

極窮的。」

女主很淡定的說道：「既是這樣很好，我就不怕他把我吸收了。」

克士華說道：「陛下未見過這個人，就想同他結婚麼？」

女主說道「那是一定的，瓊菲，你不必難過，若是喜歡他本人，如同喜歡他的像片一樣，我一定嫁他。他既然是王室本支的血統，長得又美，又窮，名位又低，種種資格。都合我的意思。」

克士華這時候，臉色很發白，說道：「也許威廉王爵不……」

女主問道：「不什麼？」

克士華答道：「他自然是很感激陛下一番的好意，但是不見得他：

他一定：願意報：

女主很着急的，跺腳說道：「你不要這樣傻，他未見過我的面，你現在都不能說什麼。且不必管他愛我不愛我，我一定給他機會。就是

這個辦法。我向來是想到那裏就要作到那裏的，不然的話，爲什麼要作女主呢？你去設法布置，趕快叫你的親戚，來把威廉王爵請到他們家裏，他到了之後，介紹他進宮來見我，你曉得嗎？你叫你的姊夫明白，這是我的旨意，你們若不好好的辦，我却要對不起你們了！」女主說完就走了。

以後的事，大約有許多人都曉得的了。那位王爵雖然是很窮，却是很驕傲的。女主却非嫁他不可。宰相大臣苦勸他，他不聽；輿論也很不以爲然，女主都不管。果然嫁了這位王爵，這都是當時公布的事，不必細敘。

且說其後宮闈的祕事。女主和王爵結婚後六個月，從外看過去，好像是彼此都相愛才結婚的。誰知不久，夫妻就反目。到底是誰的不是，作者也不好妄下斷語。女主說丈夫不理他，還說他靠不住；王爵說女主

太苛刻，太妒忌。其中還夾着第三個人，就是女侍克士華女伯爵。他們平日的小吵鬧，姑且不說，只說他們鬧得最兇的那一次情形，是當日有人在場親目所睹，轉述給作者聽的。

有一天，女主同王爵對案吃中飯，並無外客，近侍們都退出了，只有二位男侍在門外等，房門却並未關嚴，房裏說話是聽得很清楚的。

女主先說道：『威廉，你是個靠不住的畜生！你的行爲很侮辱我，你的行爲很不規矩，不顧臉；你當我面前，同我的女侍眉來眼去！』

王爵駁道：『胡說！原是你的獸氣，你的醋意，憑空造出來的，教你說這種糊塗話！』女主答道：『我憑空造出來的麼？你抵賴說謊也無益，我親眼看見的，我親眼看見你同克士華眉眼傳情！』

王爵說道：『我看看他，也許有之的，你不能讓我稱讚美貌女子麼？眼睛原是我的！』

女主答道：『是你的麼？你這個怪物！你的眼睛不是你的，是我的！我是你的國主，我是你的妻室，你的眼睛是我的！你的眼睛只能看我，不許看別人！』

王爵很生氣的答道：『我不能限制我的眼睛，我只要喜歡看什麼美貌女人，我就用我的眼睛看！』

女主駁道：『你若不是個不知檢束的浮蕩子，你只能承認，世界上只有一位美貌女人！』

王爵答道：『不然，我認得世界上有好些美貌女人！』

女子喊道：『你這個無恥的畜生！你這樣對待我麼？』

王爵問道：『爲什麼不能這樣對待你呢？』

女主喊道：『你快要說，你所看見的美貌女人比我還美！』

王爵說道：『何必比較！』

女主這時候是怒極了，說話也不管文法了，喊道：『你的意思是要說那一個燒餅臉的克士華比我長得美麼？』

王爵答道：『我不說誰比誰美，克士華女伯爵並不是燒餅臉，也如同你之不是餅燒臉。』

此時女主忘其所以了，喊道：『你是個豬！』

王爵答道：『你是個傻子！』

女主說道：『你是個野獸！』

王爵說道：『你是個母驢！』

這種的徽號，是自愛的女人絕不能受的。

女主果然不受。

躲在房門外的近侍，此時從門縫向裏張，看見女主拿起碟子向王爵的頭上摔。摔得很準的。假使王爵不是舉手遮擋，他的鼻子是恐怕難保

的了。這個碟子雖然打不着鼻子，却打中他的臂膀。

王爵跳起來。蹀脚詛罵，摸摸手肘，也忘其所以，也忘了他的夫人是個女主，是個女流，拿起一個酒鍾向女主頭上打去。却打不中，碰在牆上碰得粉碎。

女主喊道：『殺人呀！放火呀！房門外的兩個近臣跑進來，看見女主暈倒在地。』

翌日，滿城都是謠言。有一家報館，居然把這件事登報，不過是說得隱隱約約的。

官吏說報館造謠言，毀謗宮闈，犯大不敬，罰了一萬馬克，關十二個月監。

當下把所謂謠言更正，把所謂實在情形，由政府登報說道：

『當日實在情形如下：女主阿提米，向來同丈夫是很相愛的。

上星期二，兩位吃中飯的時候，女主忽然得病。據說是，女主近日身體欠安，是日早晨，騎馬太久，過於辛苦，忽然暈倒，碰翻了一個酒鍾，一個碟子，跌在地下打碎了。最親愛他的丈夫，立刻就到了女主的身邊。有兩位近臣在前廳的，立刻跑進來相助。立刻請御醫來看。如天之福，女主快要痊愈了。

有些好造言生事的人，亂造謠言，實屬可惡，政府正在嚴查造言生事的人，按律懲治。』

以上就是當時宣布的官話。

女主歇息過來之後，立刻把克士華女侍傳來問話，說道：『你這個女人，你爲什麼鼓勵王爵同你眉來眼去，你是什麼意思？』

克士華很忙亂的，挺得直直的，說道：『我不受這句話，我向來沒有鼓勵王爵同我眉來眼去！』

女主說道：『王爵的確是對你使眼色！』

克士華說道：『他也許對我微笑，但是並非我教他的。』

女主發怒說道：『他以後不許再對你微笑！』

克士華說道：『我盼望他不要對我微笑，但是我不能阻止他，我無能力節制他，使他不笑。』

女主說道：『只有一個法子，你立刻就要出嫁！』

克士華很詫異驚愕的，對住女主說不出話來。

女主跺腳說道：『你不要只管站着對我瞪眼，同個化成石的貓頭鷹一樣，你不懂本國的話麼？我再說給你聽，你立刻嫁人！』

克士華很驚異的，吞吞吐吐的說道：『嫁誰呢？』

女主說道：『嫁誰呀！就嫁林各吉，倫敦使館的一等秘書剛好出缺，我就派他補充。你立刻嫁他，他帶你一齊去赴任。這還不是極容易的

事嗎？」

克士華說道：「這是辦不到的事，這件事已經去關許久，我們的愛情算是已經死了，下葬了，我們並不相愛了。」

女主說道：「你們趕快重新把你們的愛情重新煽動起來！如若不然，你們兩個人都要吃虧！」

克士華說道：「我們兩個都是很窮，我不能過窮漢的妻室日子！」

女主答道：「你不能麼？這是好辦的！他當了使館的一等祕書，薪水是很豐的，你沒得錢麼？我却有錢，我賞你一份妝奩，我給你五十萬馬克，你還有什麼說的？」

克士華說道：「但是林各吉伯爵：或者：也許他不……」

女主答道：「這算不了什麼，伯爵那一方面我去管，我自自然有法子擺佈他。」

當天晚上，女主就把伯爵傳來，毫不客氣一針見血的說道：『我有意派你當倫敦公使館的一等祕書，但是你沒有妻室，是不能當這個差的，你一定立刻得娶親。我替你找好了一位很合式的小姐，就是你從前最戀愛的克士華小姐。我替你們都安排好了。我賞給小姐五十萬馬克作妝奩，請你立刻去向他求親。』

林各吉伯爵說道：『陛下，但是……』

女主截住他說道：『我不願意聽糊塗反對的話，若是在一個月之內，你們兩個還不離婚的話，恐怕你們這兩個前程很有希望的人，都要後悔難追的了，你走罷！』

於是這一男一女果然結了婚，果然同到倫敦來。

林各吉伯爵起程赴任的前一天，去向王爵辭行，說道：『我很感謝你，想出這樣的妙計，使我能得與克士華小姐結婚。』

王爵答道：「不必提了。這原是我同克士華小姐有互換的條件，他幫我設法，使我能夠娶女主；我幫他設法，使他能嫁你。我是向來不失信的。」

伯爵說道：「雖是這樣說，因為你不肯失信，一定要履行條件，故此令你同女主大鬧。你真能克己，真對得住朋友，想起來很令我不安。」

威廉王爵聳聳肩說道：「這不算什麼，我不得不同女主大鬧一場。與其借別的題目，不如趁勢借你們的事作個題目。」

林各吉伯爵很詫異的問道：「爲什麼一定要大鬧一場呢？」

王爵答道：「爲的是爭雄稱霸，爭坐第一把交椅，就決於我那一酒鍾。我原是特爲打不中他的。但是只要一摔，打得中打不中是不相干的。他總算是受了教訓，從那一摔之後，就是我坐第一把交椅。」

威廉王爵這句話，並不是句誇口的話。這位女主無論對待什麼人，

都是向來一樣的任性使性，惟有對待他的丈夫——威廉王爵——是很恭敬，很親愛的，因為王爵拿酒鍾摔過他一次，又罵過他一次母親。

議員調情之結果

A. M. P.'s Flirtation.

有

一位議員，姓查符生名拉和。我們英國共總分作六百七十選舉區，作者不必說明他是代表那一區。他這個人是最自私自利的，爲己的工夫作得很到家，再找第二個像他這樣爲己的是很難找。世界上爲己的人很不少，大約是要顧住自己，再顧別人的。這位議員先生却不然，他第一是要顧自己，第二第三，一直算到無可算，他還是爲己不顧別人的。他一切的舉動，都是自私自利自便。某選舉區的選員以爲他代表他們，這是大錯；他所入的黨派以爲他扶助這一黨，也是大錯；這查符生先生代表的是一個人，就是他自己；他所扶助的政黨也是他自己。他是一個人作一黨，報館不曉得的，稱他是某黨或某派，是全錯了。應該說他是查符生黨或是查符生派。

我聽見人說查先生在家裏，爲己的程度更高。他原是有幾個錢，還可以過得去的，一年有八千金鎊進項，他待他的夫人，待他的家，是非常之刻薄，自奉却是很豐厚，養尊處優得利害。議院開會的時候，他一個人住在倫敦，把家裏的人都留在鄉下，不許來。

他除了爲自己之外，是一毛不拔的。他不要家眷來倫敦，還有別的用意；就是一個人可以自由。

他的夫人哀求他，讓家眷們來倫敦頑頑，他一定不肯。好爲難才撥一千多鎊，給夫人同五個兒女，在鄉下過日子，自己一個人就每年花到六千多鎊。

凡是一個有了妻子的人，一個人跑來倫敦，花許多錢，叫妻子在鄉下過苦日子，我們不敢說他一定要作什麼對不起妻子的事；也許他不過是好同幾位未娶妻的人來往，打球鬪牌，或其他無害的事，就是他的夫

人曉得了，也是沒得話說；也許他是同另外一種不相干的人在一起，他的夫人曉得，是不能不說話的。作者不好亂誣譏他，說他同不相干的人聚會，也許他既不是應酬朋友，又不是專找不相干的人，他另外有一種特別的尋樂。

話說離議院不遠，有一個小茶館，去年二月間，列位免不了常看見這位議員查先生，常在茶館裏吃茶。你看見了不免有點詫異，議院裏頭原有吃茶的地方，若是一定要在院外吃茶，大茶館有的是，爲什麼一定要鑽進去這間小茶館呢？列位疑心得很，不錯，若是只爲吃口茶，吃些點心，是不必要到這間小茶館的。內中有一個緣故，同茶館裏的一個戴白帽子，披了白圍巾，穿了短裙子的女子有相干，單簡言之，這小茶館裏有一個很美貌的少年女茶房。

查議員却不是頭一個找着這個美茶房的，原來另是一位議員，姓古

狄福，頭一個找着的。這位古議員雖是個老頭子，他的兩隻眼睛很尖利，專好看美貌婦女。他先看見了，就告訴查議員，帶他去看。第二次是查議員自己去，從此以後，常常到這小茶館。女茶房的名字叫作寶麗，面貌長得確好，在堂館之中，態度還算文雅的，說話也很好聽。自然很有許多人賞識他，不止查議員一個。他所照應的那一張茶桌，客人是常滿的，少年人也有，老頭子也有。這班客人，自然不是專爲喝茶吃點心，爲的是同他眉來眼去，調戲挑逗，是不必說的了。但是寶麗却很曉得自愛，絲毫也不鼓勵他們，對待客人一味的客氣多禮，不甚答理他們。

查議員是個專爲己的人，自然是很有詭計，很能使手段的。他一看，就曉得這個女子不是輕狂佻健，能夠勾引的，是要用特別手段的。他自己的相貌，原是很好看的，對待寶麗全是用上等人的態度，不瞪眼看寶麗，也不同他說開玩笑，不同他輕薄話。起初的時候，簡直的是不甚

理會寶麗，隨後慢慢的偶然看他，却是又恭又敬的，表示賞識他美貌的神氣，寶麗的眼睛若是碰見他，他立刻就看不着了。他又慢慢的同寶麗說話。起初不過說的天氣，當天的新聞，或是別的話柄。說話的時候，抬頭看看寶麗的臉，自己却是滿臉的笑容，毫不露狎侮的神氣。不久寶麗也就有了胆子，同他交談。以後見面，都有話好談。

這是初入門的第一步，第二步自然是要表示點愛情了。這步是很容易，很要點手段；既不要得罪寶麗，又不要嚇得他不敢近前。查議員的手段很不錯，第一級先談寶麗自己，說話的時候，微露出一點意思，說寶麗的態度舉動，很是好人家女子的行爲，不該在小茶館當堂倌。他以爲這種手法很有效果，就照着辦下去。

有一天下午，寶送麗茶點來，他很關切的對寶麗說道：「這裏全不是你棲身的地方，你從前受過好教育，見過好日子的，爲什麼在這種地

方受屈？」寶麗臉上發熱，兩眼只看地板。

寶麗低聲問道：「先生，你怎樣看出來的？」

查議員答道：「你的神色態度說話，流露出來你是個上等女人！」

寶麗一半難受，一半得意，抬頭說道：「我的父親原是個上等人，沒丟下許多錢，我不能不出來謀生活。」

他心裏想道：「好了！這是入門第一步，我們此後可以密談了。」

他却不說什麼，只說道：「可憐的女孩子！」

但是他說得極關切，極表同情的，教寶麗聽了滴眼淚。

很感謝他，說道：「先生，我謝謝你！」

查議員說道：「我但願你不要稱呼我先生！你是個上等人，與我同等，你這樣稱呼我，我難受，我的確聽了難受！」

寶麗臉上又發熱，答道：「我不過是個女茶房！」

他說道：「這並不要緊，上等人還是上等人，不必問他處的什麼環境……」

隔壁座上有人喊道：「我要煮雞蛋！」寶麗趕快走過去招呼。

當下查議員趕快吃茶點。他是兩點鐘吃的中飯，並不要吃什麼茶點，不過他先把這一份吃完，好喊第二份，寶麗就可以再走過來。

寶麗果然又送一份茶點來。

他低聲對寶麗說道：「你以後不要稱我先生了！」

寶麗說道：「我不曉得，我想我應該稱先生的。」一面說，一面拿手頭圍巾的下角，又說道：「況且我還不曉得你尊姓大名。」

他微笑答道：「我雙姓拉和·查符生，名愛都華。」

寶麗說道：「我自然不能稱呼你的名，只好稱呼你拉和·查符生。」

他答道：「你這樣稱呼我，我覺得舒服些。」

這是第二級。

查符生慢慢走向議院，很高興，捋捋鬍子，自鳴得意。可以談密話，可以慢慢的親熱；根基是打好了，只要在上面建築起來。

他果然動工，每天總砌幾塊磚。寶麗果然慢慢的把自己的家世同從前的歷史告訴他。他也把自己的歷史告訴寶麗。有幾句是真的，其餘都是假的。有許多是隱藏過，不肯告訴他，例如他是有妻子的人，他却隱瞞寶麗，不說出來。

有一兩次，查議員還想對寶麗說是有妻子但是性情不合的話，他細想一想，又不肯說。這種話對別的女子或可以說，對寶麗是說不得的。寶麗若是曉得他不是表示正經戀愛，不過是意圖要調戲，寶麗立刻就無理他的。他一定是要示意，却不必說出來他的意思是要同寶麗正式結婚的。

他一定要怎樣作下來，却要小心謹慎，要十分麻利，這就是陰謀家查符生的手段。

如是者有了六星期，他曾經三次勸過寶麗同他出去散步。第三次在某花園裏坐下的時候，他居然摟住寶麗的腰。

分手之後，查議員得意極了，捋捋鬚了，對自已說道：『下次我就同他接吻！』

這一層却不容易，他辦不到。

翌日下午，他又走進小茶館吃茶，看見寶麗的神氣全變了，寶麗不看他，也不同他說話。

他裝出難受樣子，問道：『這是爲什麼？』

寶麗怒眼看他，把他嚇退，說道：『爲什麼？你快要明白了！』

查議員說道：『我不明白！』

寶麗很生氣問道：『你已經有了夫人，有了五個兒女，爲什麼你還要我嫁你？』

查議員臉變了色，說道：『我並未要你嫁我呀！』

他這句話是不能算是說錯，他嘴裏却未說過要寶麗嫁他，不過是常常示意，至少也有一百次了。

寶麗咬定說道：『我們試看裁判官同陪審員說什麼！』

他說道：『裁判官麼？陪審員麼？』

寶麗說道：『假使我有兄弟，有父親，他們一定要打你一頓，但是我無父兄，我只好叫你在法庭受罪！』

他說道：『我是個議員，法庭不奈我何。我却要問你，我不過同一個女茶房調情，還算犯什麼法嗎？』

寶麗說道：『你這個光棍！你曉得賴婚是要受罰的麼？你快就明白

了！」

翌日，他果然明白了。他奉到法庭票傳，瑪麗菲列告他，要求一千金鎊陪償。

查議員這時候才覺得爲難起來。

只好把傳票拿去，找律師商量。

律師說道：「查先生，這件事體有些討厭，我勸你同那少年女子和解了罷！我看你不見得願意同他打官司。」

他答道：「能夠不打官司，自然是不打的好，但是我却不願意給他一千金鎊，因爲我從來未示過意，要他嫁我，你看我肯娶他麼？」

律師說道：「這是自然，不過你却同他調情。」

他說道：「我不過同他調情，消遣解悶，這算得什麼！」

律師問道：「你們有書信來往麼？」

他說道：『我寫過兩次便條，同他約會，但是信裏並沒說什麼話。』

律師說道：『有訂期約會的信麼？這却是不好，陪審員對於這種信，是很犯疑心的，未免往往偏向女子那方面。他們只要得了一半憑據，就當作十足。查先生，我看還是調停的好！』

議員說道：『你可以答應給他一百金鎊，免得鬧笑話，其實我連這一百金鎊的竹槓，也不肯受敵的！』

律師說道：『也好，我寫信給女子的律師，答應給一百金鎊，調停這件事，我得了對方的回信，就通知你。』

過了不久，對方的回信來了，說寶麗不答應。對方的律師又加上兩句，說道：『若是要調停的話，不過五百金鎊不必開口！』

查議員大怒，發誓說，甯打官司，不讓人敲他這樣的大竹槓。快到六月時候，不久就要到堂，他却着急起來。律師告訴他，恐怕要輸官司

。他一想；假使是贏了官司，名聲也不好聽，況且夫人曉得了，更不知鬧到什麼地步。好好的送了五百金磅，還要給訟費。他不過同一個女茶房吊膀子，却花了這些錢，太不值得了。

過了幾天，忽然一天早上，他的夫人來了。

他見了夫人，說道：『我的寶貝！這是很想不到的，你來作什麼？』

他的夫人很隨便的答道：『我帶了孩子來，住在克爾頓飯店，我們久住在鄉下，覺得有點討厭，故此跑來倫敦住六星期解解悶！』

他很大驚的說道：『我的寶貝，你爲什麼住在這樣闊的飯店？你立刻搬到便宜的地方罷！』

他夫人答道：『我的至寶，用不着，我走了好運，我的乾爹可憐我，送我一張支票，叫我到倫敦來花，我索性花個痛快！』

他說道：『他很慷慨，你們居然能夠來倫敦頑頑！』

查議員嘴裏只管這樣說，臉上却是非常之難看。

他還不明白內裏的情形咧！原來那女茶房果然是個良家婦女，爲窮所逼，走出來當女堂倌的，原是查議員夫人的女朋友，又同古狄福議員有點親戚。那張支票上有查議員自己簽字的。

他是不曉得內裏的詳情，若是曉得了，臉上恐怕還要難看得多。



疑 獄

The Monkshood Mystery.

巴

士都是個律師，是一個律師公司的總理。公司開設在唐佐爾大街。他是個五十歲左右的人，是很嚴肅的，很有正派的名聲。他是專辦產業過戶的事，凡是犯刑律的事，同包收爛帳等事，他是不沾手的，除非是多年的主顧苦求他，他才肯代辦的。說到什麼串同詐騙敲勒，他是絕不來的。總而言之，是個城鄉市鎮的慎重可靠的老派律師，他的主顧同朋友們，都很敬重他的。

巴士都却不住在公司裏，住在離此七八里的一個孟活村，自己的房子，房子是很大的，園子更多，從園門口到宅門，還有一里路。園門口有一所大門房，園裏有樹木，有池子，據說這池子還是從前一所廟宇的池子。池子裏養了許多鱸魚，鯉魚，及各樣的魚。巴士都是個很喜歡釣

魚的，常常請朋友來釣魚消遣。

這裏沒得什麼住宅，只有兩處鄰居；一處是當地的牧師住宅；一處是名叫柏園，是拉文夫婦住的。巴士都律師住在村子裏，有三十年了，牧師也有二十年，拉文夫婦却是新來的，才來了六個月。這兩夫婦不過是中年人，並無兒女，却是很文雅，很受過好教育的，喜歡同人來往，很好結交朋友的。拉文是尤其好結交，人家都很喜歡他的。拉文太太也是個令人喜歡的，長得很美，却不大好說話。看他們的舉動，是很有錢的。柏園同巴士都的住宅很靠近，自然是兩家的人常相往來。他們初搬來的時候，拉文太太是很高興的，很快樂的，隨後巴士都的太太，逐漸覺得拉文太太有些愁眉不展的。

巴士都太太對他的丈夫說道：『我看拉文太太心中不知道有什麼事，近來總是面帶愁容，你會留意麼？』

他的丈夫答道：「我看見他很提不起精神，我看是並非有什麼大了不得的事。我盼望沒什麼事，他很是個好女人。」

巴士都太太說道：「是的，我很喜歡他，我却很想曉得他有什麼事麼；假使我可以幫他，我很願意幫他。」

巴士都微笑說道：「我盼望是值得不得煩心的事。有許多女人沒有什麼事做，往往把極小的事看得極大。」

他太太答道：「拉文太太却不是這種樣的人，」巴士都說道：「不是的麼？好在與我們無干。」說完了，就看報。

以後他就忘了他們夫婦的談話。誰知到了翌日晚上，他從公司回到家來，又叫他重新想起來。他的太太露出詫異神色，交給他一封小信，說道：「這封信是拉文太太今天午後打發人送來給你的，來人還說，你一到家，就得立刻交給你。」

巴士都拆信，信上說道：

『巴士都先生：我今晚要過來，有一件極要緊的事請教你，你晚上八點半鐘在家麼？你若是無信來止我，我屆時就來奉訪。孔士由拉文啓。』

巴士都太太問道：『他的信說些什麼？』

巴士都拿信在手說道：『他今晚來找我商量要事，我這幾個字，告訴他我在家候他。請你吩咐女僕，把書房的火爐生着了。』

他太太答道：『好呀！不曉得是什麼事，我很有點好奇。』

巴士都微笑，擰他太太的耳朵，說道：『你只管好奇，我却不能告訴你。你是曉得的，我們替人辦事，是要守秘密的！』

他的太太說道：『我並不是要的告訴我什麼秘密，難道我當了律師的太太有三十年，連這一點都不曉得麼？我的意思，不過是也許他這件

事體不必守祕密的，你就可以告訴我。」

巴士都說道：「也許是可以告訴你的，也許是不能告訴你的，我要看是件什麼事。」

到了八點半鐘，巴士都就走入書房，預備拉文太太來。等到九點鐘他還不來，又等到九點半鐘，還不見來。巴士都只好回到客所，對他太太說道：「他還未來，我看他是不見得來的了，也許有事就攔了。」

太太說道：「倘若有事就攔來不了，應該打發人過來通知。」

巴士都躺在交椅上拿報看，說道：「也許他以爲不必通知，故此不打發人過來說。」

又過了一點多鐘，忽然聽見宅門鈴響。此時僕人們已經睡了，巴士都自己出去應門，看見拉文站在門口，滿臉驚懼擾亂神色，說話的聲音也是這樣。」

？」

拉文說道：『請你不要怪我這時候來驚吵你，可以對你說幾句話麼？』

巴士都答道：『請你進來說。』

拉文走進去，說道：『我有一件極重大的事請教你！』

巴士都看見他臉無人色，讓他進去，把房門關好，兩人坐在火爐旁邊。

巴士都問道：『我有什麼可以幫你的地方？』

拉文說道：『我此時是非常之痛苦，我是爲女人的事來請教你！』

巴士都說道：『我也同你表同情，你的夫人怎麼樣了？』

拉文說道：『我下午不在家，我的女人五點左右出門，我一直等到八點鐘才回家，他還未回來。我有點着急，就問僕人，他們只說太太是五點鐘獨自出門的，其餘都不曉得，我：我恐怕我的女人離了倫敦，逃

走了，拋棄我了！」說完，兩手掩面，哭不成聲。

巴士都說道：「來，來，何至於逃走呢！你爲什麼疑心他拋棄你呢？」

拉文很難過的說道：「你問着了，我，說出來是很難過的，孔士屯（拉文夫人名）原不是我的太太！」

巴士都很驚愕的喊道：「哈！」

拉文說道：「這是真情！我們夫婦一向都不曉得，一直是等到前天，我們才曉得的；十年前，孔士屯嫁了一個人，名西維俄，這個人是個光棍無賴，娶過親六個月，逃走了，等到去年，才得了可靠的消息，說是西維俄死了，我們才結婚的。我們夫婦過了一年很歡樂的日子。現在是不能再過這樣歡樂日子了！前些日子，我們才聽見說：那西維俄並未死，他曉得我們住在什麼地方，就來找，現時住在唐佐爾地方的飯店，

特爲來敲詐我們；當天晚上，我同他談這件事，我就爲這件事耽擱到很遲才回家的。我不該走開的，我該陪我的孔士屯。我現在明白了！孔士屯是一定不肯再同西維俄回去；我既然此時不算是他的丈夫，他也不願意與我同居，故此惟有一逃！」

說到這裏，拉文哭得很傷心。

巴士都說道：『我聽了也替你難過，我很難過，我看你所猜的情形是不錯的。我今晚原盼望他來的，他有信來，約我今晚八點半鐘候他，有要事同我商量，但是他並未踐約。』

拉文說道：『是的麼？我明白了，他一定是要同你密談，要請教你，隨後他胆怯，不敢來。我的很可憐的孔士屯呀！』

巴士都說道：『這件事很困難，看不出有什麼好法子！』

拉文很着急的說道：『第一步，我先要孔士屯回來，他爲什麼不能

回來呢？在上帝看來，他是我的正式夫人！」

巴士都是很替拉文發愁，他覺得拉文這句話有點不其對，不能不點醒他，却又不好說得太清楚，令他難過；於是清清嗓子，說道：「你所處的境地，實在是痛苦，實在是為難！但是婚律是不能不管，我平生未遇見過這樣為難的案子！」

拉文問道：「你以為他應該拋棄我的麼？」律師答道：「你這句話，我不容易答你！我想他該告訴你，他往什麼地方去；也許他還要告訴你的，我看明天你或者可以接着他的信。」

拉文說道：「我盼望他有信給我，不然，我就要瘋了！我一定去找他，把他找回來！」

巴士都很從容的說道：「來，來，你不必太過着急，我們要鎮靜些，從長的計畫，想出可以行得通的法子來。你剛才告訴我，那個西維俄

特爲跑來要敲詐你。」

拉文說道：『是的，那個光棍，他要錢！要許多錢，買他不說話！』

巴士都一面心裏盤算，一面說道：『哈！他倘若只是要訛錢的話，我們還許可以對付他。拉文先生，據我看來，只有一法：叫他向法院呈請離婚，你的夫人自然是不到堂，不辯護，法庭只好判離；過了幾時，你就可以娶他；我看只有這一個法子！』

拉文聽了，臉上開展些，說道：『我向來未想到這一法，是的，是的！只有這一個法子的了！但是，倘若西維俄不肯呈請離婚，怎麼好呢？』

律師說道：『據你所說的，這個人是可以用錢買的。』

拉文答道：『是的，我看他只要有錢，是什麼事都肯幹的。』

巴士都答道：『既是這樣，我們只好買他同意。』

拉文說道：「我什麼錢都肯花，只要他答應！」

巴士都答道：「我們自然是要很小心的辦這件事。若是到了公堂，絕不能絲毫讓堂上曉得，我們是賄買串通的；我們只能先交多少錢，得了結實堂判之後，再給多少錢；這樣辦法，或者可以買他不說話，除了這樣，我想不出別法來，你願意把這件事體交給我辦麼？」

拉文很感激的，答道：「請你費心，我謝你一千次！」

巴士都說道：「好嗎！我寫幾個字給西維俄，約他明早到公司見我，等我看他是什麼意思。」

拉文說道：「你喜歡給他多少，就是多少，我不是個富翁，但是花到一萬鎊，我也是願意，你只要能夠辦到我的孔士屯可以自由嫁我！」

巴士都微笑答道：「我希望用不着花這許多錢辦了這件事，毋論如何，我總替你辦到頂省錢爲止。」他們兩人，又談了一回案中的細情，

兩人才分手。

翌日早上，巴士都果然寫了幾個字，請西維俄來談，信內示意；他若來談，與他很有利益。

信去之後，不到一點鐘，西維俄果然來了。

巴士都看他是一個酒色之徒，臉色是死白，鼻子發紅發紫，兩眼有賊光，也是發紅的，衣裳是又舊又破，一見就曉得是個酗酒無賴；搖搖擺擺的走進辦公室，帽子也不脫，一屁股撲通的響，坐下，瞪着兩眼，很無禮的看律師。

巴士都想到：「一個面貌長得很文秀的拉文夫人，嫁了一個粗俗無賴，怪不得他要逃走了；但是，我却不能不敷衍他。」於是，很客氣的說道：

「閣下就是西維俄先生麼？」

他很無禮的答道：「老頭子，就是我！」

巴士都說道：「我因為拉文先生的事，要見你。」

他答道：「是的，拉文同我的太太住在一起！」

巴士都很嚴厲的說道：「你拋棄了你的太太，你的太太以為你死了

！」

他大笑說道：「他以為我怎麼樣？我却不曉得，我也不必過問，我却並未死，怎麼樣呢？」

巴士都說道：「你對待你的太太，過於暴虐，按情形……」

他駁律師說道：「我暴虐麼？也許有的！但是我走來，不是聽你教訓的，我們不如立刻談正經公事。」

巴士都說道：「這正是我的意思，我正要說：按情形看起來，你應該作件事，好好的對待你的太太，才能夠對得起他。」

他大笑答道：『我欠我女人的那種債務，是不必清還的！老頭子。我不認帳，不應該我給他錢，給錢是拉文的事；他要的是我不說話，我要的是錢，別的都是廢話；我們只須談談數目，你老實告訴我，他肯給多少，你只管說，待我斟酌！』說完把帽子弄歪些，垂下兩手，裝出恭敬重莊神氣，聽律師說數目。

巴士都聽他這種話，看他這種神氣，很發怒，很想喊兩個少年有氣力的錄事進來，把西維俄從窗口摔出大街上；却不能不忍受一回，很鄭重的說道：『拉文並不要你不說話！』

他答道：『哈！是麼？原來他把昨天晚上的宗旨改變了！』

巴士都說道：『他細想過之後，變了宗旨，他託我轉告訴你；你既然很虐待你的太太，惟有你同他離婚，才能對得起他，你就該動手辦離婚的事！』

西維俄聽了大笑，

說道：『你們以爲我是一定這樣辦法？你們要我去費許多事，費許多時候，去辦離婚，辦過之後，好讓他們兩個人過快活日子！老頭子，我辦不來！你以爲怎麼樣？』

巴士都很淡定的說道：『你若是要錢的話，惟有你肯照我所說的話辦，拉文肯給你這個錢；你若不肯照辦，是一文也沒有！』

他說道：『哦！原來這樣的把戲；暗行賄賂，私和官司，你這樣一位體面律師，却去幫他們的忙。』

巴士都聳肩說道：

『請你勿怪，給錢的話，不是我們這一方先發起的，原是你最先示意，非錢不了的。既然是你要錢，我只好告訴你這個條件，你若不能照條件辦，我們這一方是不肯給錢的；你只好自己打算，要錢就得照條

件辦，不照辦是得不着錢，你要自己打算！」

西維俄摸摸頭，想了一想，答道：「老頭子！說到錢上頭，是很要花幾個錢的！」

巴士都答道：「拉文是預備給一個公道數目。」

他答道：「你們所謂公道，同我所謂公道，恐怕不能相合，最好先說個定數，你先說你的數目吧！」

律師說道：「我先擬個數目：傳案的那一天，先給你一百金鎊；判離結案的那一天，給你一千金鎊。」

他對道：「你肯出加倍的價，我們就可以商量。」

於是兩方議價，爭執了好一回。

巴士都說道：「也罷，這是最後的數目了！我就說是：先給二百鎊，後給二千鎊！」

他答道：「這才像談正經事！」

隨後巴士都把議定價錢的話，告訴拉文，拉文是很滿意。

隨即對巴士都說道：「我請你把這件事的詳細情形，告訴你的朋友們，免得有許多誤會，亂造謠言；況且一經法庭，是瞞不了人的。」

巴士都說道：「你的意思很不錯，凡是這種事，越守秘密，越令人懷疑，越謠傳得難聽；人家一曉得實在情形，自然是不會怪你，也不會怪拉文夫人有什麼不對。但是，我們同西維俄議定的辦法，不必告訴人，要嚴守秘密；其餘的情形，我可以告訴衆人。」

拉文說道：「我很感謝你，第二步我要找孔士屯回來，我打算在報紙上登告白，請他回來，你看好不好？」

律師答道：「這是正辦，一連登幾天告白，他總可以看得見。」

拉文說道：「是的，我就煩你起稿。」

巴士都答道：『可以。』

於是立即把告白寫好，分送各家報館照登。

過了三天，拉文滿臉笑容，對巴士都說道：

『孔士屯見了告白，有信給我，我今天就要到倫敦去見他，大約是要等離婚案判結了，我們才回來，我們只好很安靜的住在倫敦。你可以寫信給我，托某處郵局轉交我，我同你暫別了，我很謝謝你！』

一連過了好幾個星期，都沒發生什麼事。有一天是星期六，巴士都請了一位朋友，午後來釣魚消遣。兩個人任池子上，釣得很有趣。快到傍晚時候，那位朋友的釣魚鉤，不曉得鉤着什麼東西；於是把釣竿放下，收線拉上來一看，原來鉤着一頂女人的帽子。

巴士都一見很詫異，隨後很驚愕，記得從前見過這頂女人的帽子。立刻走入屋子，打發僕人騎馬去請巡警，拿打撈的東西來。不過一點鐘

，巡警來了，立刻打撈；第一次，第二次，都撈不着什麼東西來。第三次，撈着東西了，拉到池邊，打撈起來，是個女人屍首，一看就曉得是被人謀害的，因為兩腳同頸子，都是網上大石塊的；雖然是淹死了有一個月，面貌還有點認得，原來就是拉文太太……

事隔多日，才尋出謀害的真實情形來：原來是拉文太太是很有錢的，於是就有一個光棍，用假名姓自稱拉文，來騙他，使了許多手段，居然騙了這個女人，同他結婚。拉文串通了又一個光棍，自稱西維俄的，偽造文件，把這女人的財產，騙去了十有八九。這個女人到了這時候，才曉得是上了大當，正要找巴士都律師商量；不料巴士都的回信，落在拉文手裏，一時着急，只好串通西維俄，把女人謀害。於是兩人趁女人那天晚上去找巴士都的時候，暗趕上前，就在池邊，用布塞他的口，把他弄死了，綁上石塊，摔在池子的最深的地方。

他們兩個光棍，結果了女人性命之後，立刻造出圈套，解說這女人失蹤的理由；一面可以從容設計脫逃，不至令人疑心。拉文定了詭計，兩人就照行。假使不是因為釣魚發現屍首，這一個謀財害命的案子是很難破的。

事發之後六個月，在南美洲地方，把拉文捕獲，解回英國治罪。行刑的早一天晚上，他才把全案的情節供出來。同謀的西維俄，他也不曉得逃到什麼地方，其後也杳無下落。



大 出 殯

A Romance of the Churchyard.

鄉

下女人們另有一種特別性情，我有一次問過我認得的一個鄉下老婆子，說道：『剛才鄉紳的小姐出嫁，你是看見的，你看好看不好看？』

這個鄉下老婆子答道：『假使世上只有結婚其事是好看的，但是還有喪事。據我看來，還是出殯好看得多！』

我聽得這兩句答我的話，覺得很有可以令我尋思的地方，下等人往往有這種的見解：他們總覺得出殯熱鬧得多，小姐們出嫁，穿上大禮服，蒙了裝面紗，胸前戴了橘子花，總不見得有甚大好看，還不如黑馬拉棺材車那樣冠冕堂皇，說到馬車上放着擦磨得亮亮的橡木棺材，更加嚴重。從他們的心理看來，喜事好像是吃甜酒；出殯却像是飲燒酒。

我這番話，不是好發空議論，却有事實爲證的。

話說有一個人，姓瓦爾漢，名安特祿，住在倭米不遠的一個貝理村。他初來的時候，有五十歲。鄉下人看見他，都有點疑心，要打聽他是個什麼人，從什麼地方來的；爲什麼一定要住在我們這個村子。在小酒店裏，也常談這種話。老婆子們站在門口，彼此談論的也是這幾句話。

安特祿這個人是不好說話的，自己一個人住在一間小房子，連一個老媽子也不雇。但是他並不是過窮日子，是過得很舒服的，每一星期，肉店至少也有三次送肉到門；只從吃肉這一方面看來，就曉得他是有幾個錢的。於是村子裏的未嫁的姑娘小姐們，都要釣他網他。隨後不久，安特祿自己不知不覺的透出話來，說是娶過親，他是同人談話說出來的。

因爲有一天晚上，在小酒店裏，同村裏的人閒談，內中有一個製造

車子的人，名士特洛，談起家事，很說他的女人性情不好，安特祿就問他道：『你爲什麼不逃走拋棄他，學我一樣的辦法？』

士特洛喊道：『我向來不曉得你是有妻的人，原來你是娶過妻的！你拋棄了他麼？』

這時候，衆人的眼都注視他，他說道：『我女人的性子，我真受不了，我只好走開。你們只要想想，這是很容易的事，好在我們有的是兩條腿，可以走的！』

士特洛答道：『呀！男人們有兩腿條，女人們也有兩條腿，呀！我却要追問，你的女人爲什麼不追尋你？我曉得的，我若是走了，我的女人是會趕來的！』衆人都曉得士特洛女人的脾氣，都齊聲說道：『是的，他一定要追尋的！』

安特祿說道：『我却不讓他曉得我走到什麼地方，過了幾時，他自

然也就慣了；却有一層，養贍費我是按期寄給他的！」他們都問道：「你的女人原來還是活着的麼？」

安特祿答道：「可不是，我的運氣真是不好！」

內中有一個鐵匠，好說俏皮話，說道：「我們村裏有些女人們，聽見你這句話，是不會十分高興的。」

安特祿說道：「當真有這種女人麼？我猜他們很想嫁我，是不是？我的女人體氣是非常之壯健，一時不見得就死，我恐怕他還有好幾年好活。假使他是死了，我不敢拿眼看村裏的女人，我受過多少苦惱，才買來我的閱歷，我還再上當麼？再走入陷坑麼？一個小老鼠，爲的是貪吃，走入捕鼠籠，逃出籠來，已經丟了一條腿！」他說到這裏，說得很高興，從嘴裏拿出烟筒來，拿在手上舞，說道：「若是這隻三條腿的老鼠，第二次看見捕鼠籠裏放着香噴噴的東西，還要冒險走進籠裏再吃一口

，他能夠保他的性命，保得住他那三條腿嗎？我若是再走入結婚的圈套裏，豈不是同那三條腿的老鼠一樣嗎？」

自從他告訴人已經娶過親，尚有太太的話，不到二十四點鐘，通村的女人們都曉得了。婆子們聽了自然是很不以為然；那些未嫁的姑娘們聽了，更加生氣，罵他爲什麼不早說，爲什麼叫他們誤會他是個未娶親的單身人，這不是有意騙人嗎？若是再往下騙，難免不會發生事故的。從此以後，這些姑娘不同他送情，不設計釣他網他了，碰見他也不理他，兩隻眼望天，不看他。

這些婦女們既然是這樣對待他，從此以後，他的一言一動，自然是更加留心。我並不是說他們找機會同他爲難；他們都是奉基督教的人，都是受過洗禮，行過堅信禮，每逢星期日，都進教堂的，是不肯作這種事的。不過他們都是極講道德的人，一步都要留神，處處都要防備的。

後來不久，果然發生一件事，令這班婦難過，很有戒心。

話說有一個莊家，叫作佐士金，有了幾歲年紀，却娶了一個少年女子，長得很好看的，待女人待得很不好，這少年女人受了十年的苦，佐士金生了一個疽，病到快要死了。自從安特祿來住在這個村子，就認得這位老莊家，往往晚上在佐士金家裏，吃口烟，喝鍾酒；現在佐士金病得要死，自然是常來看病，來得更勤，買些好吃的東西給病人吃。但是村子裏的講道德的婦女們，另是一種看法看出安特祿並不是問病，是包藏禍心，他們說：安特祿並不是看病人，是看病人的女人，說是這兩個人心照不宣的，一等到佐士金一死，他們就要結婚。但是他們都猜錯了。佐士金死的時候，安特祿並不在這村子，早兩天就接着緊急電報，有要事走開了。

凡是電報局的電報生，都要嚴守章程，不許洩漏往來電報的；但是

鄉下裏的電報局，不甚遵守章程，若是往來電報有點意味的，是要當作新聞的。安特祿接了緊急電報之後，不到兩點鐘，通村都曉得安特祿的女人快要死了，犯的是中風病，來電是催他快回去。

村子裏有一個女人，聽見這段新聞，就說道：「這個安特祿不是東西，一向不理他的女人，虐待他的女人，臨死才去看他，我看他還是不回去看的好！」

又一個女人說道：「可不是？這個安特祿是個老鴨，什麼臭的腐的都吃！」

又一個說道：「這個壞東西，一定是好看錢的，一定是草草埋葬了事。一定是隨便發幾個錢，交棺材店包辦。」

又一個說道：「一定是用乾不透的木板作棺材，連裏子都沒有——層。」

又一個說道：『我看他身上連一寸黑東西也不縫，不肯替他的女人穿喪服！』

鄉下裏的女人，七口八舌的說了許多看不起安特祿的話，不料他們都猜不着。過了四天，安特祿回來了，穿了一身的黑衣服，帽子上縫了一條足足有二寸寬的黑紗。他一回到村子裏來，立刻就去找總牧師，

說道：『先生，你是許聽見說，我家裏才死了人。』

總牧師答道：『是的，我很替你難過！我很同你表同情！』

安特祿說道：『他在世的時候，我們夫婦有點不和，但是他既然死了，我應該對於他的身後諸事，都要盡禮！』

總牧師說道：『這是很應該的！』

安特祿說道：『我特爲來請教你，可否讓我在你的教堂裏墳地葬我的妻子？』

總牧師說道：『我可以讓你葬，有的是地方，但是你是曉得的，凡是村外的人，要葬在這裏，是要多花費用的！』

安特祿說道：『我曉得，多花錢也不在乎，死者總是我的妻子，他身後的事，我不能草草了事的！』

總牧師說道：『你的用意很可嘉！出殯日期，定在幾時？』

安特祿道：『多耽擱一兩天，也不要緊，因為我定製鉛裹子，你看那一天出殯與你便當些？』

總牧師說道：『讓我看看。』於是掏出日記本子來，說道：『佐士金的葬期是擇定了下星期二四點鐘，你若是在當天的四點半鐘行埋葬禮，我就很便於辦事了。』

安特祿說道：『先生，很好，就是這樣辦吧！』

到了星期二的午後四點鐘過幾分，佐士金出殯的儀仗到了墳地，這

是個窮出殯的，什麼東西也沒有。」

有一個旁觀的女人很不以為然，說道：「這是怎麼說，什麼都沒有，棺材罩也沒有，棺材車也沒有，不磨光不刷油的白木板棺材，黑色的槨，這却都辦得太不像樣了！況且死者遺下許多錢，這樣事，太對不起死者了！」

他的旁邊一個女人說道：「我聽見說，死者臨死吩咐要薄葬，至多不過花五鎊金錢。」

第一個說話的人，居然嗚咽，很傷感的說道：「這不過是造出來說的話，這種話我聽過幾次了，這不過是鄙吝，不肯多花錢，借死者吩咐的話，來掩飾，他的女人不必造這種謠言了，這樣的出殯，我不要看！值不得一看！」

那個人說：「四點半鐘，另有一家出殯，是安特祿的女人。」第一

個答道：『是的，這個出殯，是不會好看的！我們都曉得，他很看不起婦女們的，他尤其是厭恨他的女人，他是絕不肯多花錢，替他的女人辦喪事的。』

第二個答道：『不然，我聽說，他對於死者是要盡禮的，不管好看不好看，我只管等等。』

第一個女人說道：『也罷，我既走了許多的路，來看熱鬧，我也只好等等看。』

他們在那裏等，果然值得一等。四點三十多分的時候，果然看見安特祿瓦爾漢先生的夫人出殯儀仗，剛轉過灣來這時候，佐士金的棺材剛入了土。有人來傳，說是安特祿夫人的棺材，有玻璃罩，有用兩匹馬拉的棺材車。這話一傳出來，所有站在穴邊看佐士金棺材入土的親友們，都走了，爭先恐後的追出來看大出殯。

安特祿夫人的棺材，要在外邊略等幾分鐘，因為牧師還來不及。所有看熱鬧的人，都圍住這棺材看，人人都讚美。

有一個說道：『是橡木棺材，磨光加油的，好闊的棺材！』

又一個說：『槓子螺絲都是鍍金銀的！』

又一個說道：『你看看那兩匹拉棺材車的馬，你看看是什麼馬鬃，什麼馬尾，好看極了，簡直的是一幅名人畫馬圖！』

又一個說道：『請你看看那位總司葬，很是個上等貴人！』

又一個說道：『你看看那些鮮花，都是花鴿養出來的，花少一個錢也買不來的！』

總而言之，是一場很闊的大出殯，是無疑的了。承辦佐士金喪事的，不過是鄉下裏本村的一個總司葬，才完了事，也站在旁邊看。

他是個行家，說道：『這是倫敦派頭，待我估估看，棺材要值六鎊

多，鉛裹值八鎊多，棺材罩，棺材車值五鎊多，此外很有例費，這一次出殯，至少也要二十五鎊金錢，少一文也辦不來！」

自從大出殯這一天之後，當他的輿論，全變過來，都說安特祿這個人好到了不得；若是還有人說他不好，衆人都要替他辨，說是他女人死了出殯，還肯花到二十五個金鎊。

自從花過這二十五鎊之後，鄉下人都看他是一個完人。那個少年女子，從前罵他的，說他騙人的，也原諒他，不罵他了。這時候鄉下的女人，個個都很喜歡嫁他，只要他說一聲，他們就答應嫁他。有許多很願意嫁了他之後就死，要享二十五鎊大出殯，要看熱鬧的人恭維稱讚。

過了幾個星期，有一天，安特祿走去本地的一個石匠店定墓碑。他進去的時候，剛好碰見那位寡婦佐士金太太出來。

寡婦說道：「瓦爾漢（安特祿之姓）先生，你也來定墓碑，同我一

樣麼？」

安特祿答道：『我是來替我的太太定墓碑。』

寡婦答道：『我才替我的已死丈夫定墓碑。因為他死後剩下許多錢給我，我原要定製一塊極好看的碑；但是他遺囑上說過，不許多花錢，同他囑咐過出殯不許花過了五個金鎊一樣，我只好用最平常的石頭作墓碑。』

安特祿點頭說道：『我却並無限制，我要替我的已死的太太，製一塊頂好的白石墓碑。』

寡婦說道：『你要同大出殯相稱，瓦爾漢先生，你待你的太太真好！他死了，你還花許多錢替他辦葬事！』

安特祿答道：『也不過那樣，算不了什麼！』

寡婦說道：『通村都恭維你，我说不盡我們稱讚你的話！』

安特祿答道：「本地人說我什麼，我都可以不必理會，稱讚我，我也不理會；惟有一個人的話，我却最注意！」

寡婦問道：「是的麼？這一位是誰？」

安特祿答道：「是一位女人！」

寡婦聽了，掉過臉不說話。

過了一回，安特祿問道：「他們幾時安碑？」

寡婦答道：「六個星期。」

安特祿說道：「我也吩咐石匠，同一天安我太太的墓碑，叫他們早一天用明信片通知我；佐士金太太！我猜你是要到墓上看他們安放好了的。」

寡婦喃喃的說道：「我是要去的，石匠們是要人監督的！」

安特祿舉舉帽子，說道：「是要監督的，佐士金太太，暫別了！」

到了安放墓碑的那一天，安特祿同佐士金太太都到了，在墳地上相遇。午後四點鐘，石匠把兩家的墓碑安放好了，佐士金太太同安特祿落後，在墳地上流連。兩個新墳是並排的，在墳地上，寡婦同安特祿，一個人站在一邊的看着墓碑。

佐士金太太心有所感，說道：「一看這個墓碑，不免令人想到將來，我很能想像：將來我葬在草地之下，有人在這塊平常墓碑上，刻我的名字！」

安特祿答道：「平常石頭不配刻你的名字，像你這樣的女人，應該用頂好的白石作墓碑！」

寡婦答道：「但是，已經有了這塊現成的平常石碑。」

安特祿說道：「白石墓碑也是現成的！」

寡婦說道：「安特祿先生，你說笑話，我不能把我的名字，刻在你

的墓碑上！」

安特祿答道：「爲什麼不能呢？」

寡婦說道：「這是不應該的！我怎麼能夠葬在你的墳墓裏呢？若是你葬在那裏，我也葬在那裏，人家不要說閒話嗎？」

寡婦臉上通紅躲開了。

安特祿答道：「只要有一個戒指，有一位教士行正式結婚禮，自然就沒得人說話了！」

寡婦說道：「安特祿，你真是個怪東西！假使人家不說閒話，我們行了正式結婚禮，我不能同你的前妻葬在一起，向來沒得這樣辦法，也很不像樣！」

安特祿答道：「我的前妻並不在墳裏！」

寡婦說道：「我親眼看見他們把棺材下葬的！」

安特禱答道：『你看見的是出殯！你看見的是棺材！但是葬在墳裏的並不是我的太太，我並無太太！』

佐士金太太大驚，問道：『你爲什麼說出來，作出來，都像是有太太的？』

安特禱說道：『女人們常常的追逐我，我是向來很厭惡女人的；但是我看見過你之後，却大變了。我初到這裏的時候，個個都想嫁我，我不能不說幾句慌：說是我娶過親，保護我自己。我第一個戀愛的女人就是你，你丈夫一死，你可以自由，這時候我有了太太，豈不反是個大阻碍嗎？我不能不說我的太太死了；既然死了，又不能不出殯；既要出殯，就得辦得很好看，這就是實在情形！』

寡婦說道：『我聽了，心裏只發跳！你葬的是個不相識無瓜葛的人麼？』

安特祿笑嘻嘻的說道：「並不是什麼！我葬的不過是一百多斤的鉛製的煤氣管！」

寡婦於是含羞的說道：「既然葬在那裏的，不過是鉛製的煤氣管，我很歡迎你將來葬我在鉛管之上！」

秘密結婚

A Clandestine Marriage.

麻

查利大佐有個兒子，不幸死了。死沒有一個月，忽然男僕進來說：『有一個很像樣的工匠求見。』

大佐說道：『他見我作什麼？他報過姓名麼？你去問他，見我有什麼事！』

男僕說道：『他說你不必曉得他的名姓，也不肯說是爲什麼事。我猜大約是哈洛少爺的事。』

大佐問道：『爲什麼？』

男僕答道：『因爲他問你是不是哈洛的父親。看他的樣子，好像是個過得去的人，我看並不是來求乞的。』

這男僕是個老人家，說話可以隨便的。

大佐說道：『既是這樣，我只好見他。』

大佐此時是患腳風病，很難受，又是新近死了兒子，很不高興，把報紙摔在一邊，滿臉上怒容。來客走進來，他一看，果然是很規矩的人，有了些年紀，頭髮斑白，是個很有決斷的老實人；見了大佐，臉上有點不安，却並不畏懼。

大佐帶點怒意，問道：『你找我有什麼事？第一件，你姓甚名誰，你是個什麼人？』

那人說道：『先生，我姓麻沙爾名安瑪，是個木匠，這是我的片子，』隨即把片子交給大佐。大佐看一看，放在桌上。那人說道：『我不便先投名刺，因為我想你也許願意我同你作密談。』

大佐再看看名片，說道：『你有什麼事？你是從瑣畢屯地方來的？』

他答道：『是的，我住在瑣畢屯，我來見你，却並不因為我自己的事，我猜我們說話，沒得旁人聽見！』

大佐看這個人，雖是個木匠，却是很知禮的，說道：『沒得旁人聽見，倘若你有重要的話對我說，請你走過來坐下！』

那人坐在椅子邊，身子靠住桌子，說道：『我來告說的，是你的兒子麻查利哈洛的事；他已經娶了親，你曉得麼？』

大佐很快的答道：『我並不曉得！』

那人說道：『是的，一年多之前，他娶了我的女兒，名阿達，是在某府聖巴納巴教堂行的結婚禮。』隨即把眼鏡戴好，掏出一張婚證來。

大佐以為這個人是來訛詐他的，說道：『他娶你的女兒麼？你爲什麼說這種謊話，羞辱我？假使我的兒子果然娶了親，他一定要告訴我的

！

那人說道：『也許往後他要告訴你的。這張就是婚證，這婚證上寫道：「哈洛麻查利，父親姓某名某，母親姓某名某，娶阿達麻沙爾小姐，父親姓某名某，母親姓某名某。」』

那人又說道：『結婚日是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我自己親身去某府，在教堂裏填婚證的，故此我曉得這是一紙正式婚證。』

大佐喊道：『這件事體太可驚怪了，你讓我看看！』

他伸手接過來一看，說道：『其中一定有錯誤，這是必無之事！』

一看證書是真的，不會有什麼假，婚證上寫的，確是他的兒子，是無疑的了。他看過了之後，驚愕到說不出話來，只瞪眼看着來人。

那人說道：『我乍聽的時候，也同你一樣的驚怪，不過聽了才能放心。先生，你要曉得，我的女兒原在某府地方，在人家裏，替人帶孩子

。大約一年前，他忽然失蹤，不久，寫了幾句，告訴他母親，却不肯說明住址。我們這個孩子，一向是很守規矩，很是個好孩子，他失蹤之後，我們很害怕，不曉得他遇了什麼禍害，我們夫婦很悲傷。有一個星期前，他回家來，說是已經嫁了，我們却不能不歡喜。」

大佐問道：「這個當口，你的女兒在那裏？」

那人答道：「你的兒子，恐怕你聽見了不高興，一定要我的女兒發誓守祕密。他們住在某府地方一個僻靜村子，名喀洛晤，改了姓名，大約有三個月前，他拋棄我的女兒，永不回來。我的兒女，慢慢曉得他丈夫拋棄他，細看情形，是無疑的了。我的女兒，把錢都用完了，就跑回家來。他把情節告訴我的時候，我才記起來，報上登過你兒子死了的消息，我的女兒却不曉得。」

大佐聽了大怒，說道：「你胆敢當我的面，對我說：我的兒子娶了

太太，又拋離他麼？」

那人說道：「他留下不多的錢，給我的女兒，以後就永不回來。但不是我追究往事，也不願意出惡言，我只要我的女兒母子二人，能够得着一切正當該享的待遇！」

大佐喊道：「他有了孩子麼？」

那人說道：「是的，有個孩子，生下一個男孩子。你的兒子走了不久，就生下來的，更顯得你兒子的行爲，太過殘忍了！」

大佐雖是患腳風病，覺得脚痛，此時也顧不得了，很發怒在房裏亂跳說道：「生了孩子麼？生的是個男孩子麼？這是怎麼講？假使是件事實，這個男孩豈不是他的……」

因爲那個人很留心看他，他說到這裏，停住不好往下再說的了。這時候他才明白過來，這件事體關係太大了，他的家產，是法律規定傳子

的。倘若新產下來的男孩子，當真是他兒子的兒子，所有的家產，將來就是這個男孩子承受。他起初聽見他兒子私下裏同人正式結婚，自然是生氣，很怪責他的兒子不孝，但是不算十分要緊，他可以承認這個女人作兒媳婦，至多不過破費幾個錢作養贍金；他却並未想到，會產生一個男孩子下來的。既是這樣，他的外孫子，是一文都分不着的，所有一切，都歸這個下等女人的兒子承受，他是非常之難過。

那個人很看出大佐的心事，說道：『先生，我原可以不必這樣走來驚動你的，不過我覺得理應先告訴你一聲，我的女兒母子二人，按照法律，是該得正當待遇，用不着前來見你求情的！』

大佐說道：『是的，你先來見我是很不錯的；但是你不能以為我不詳細查考明白，就相信你的話，我要同我的律師商量。』

那人站起來說道：『先生，我們不怕查考！我很願意現在把這件事

體交給你辦，聽候你怎樣辦；但是公道是公道，你是個上等人，你打聽查考這件事體是實的時候，我相信你，不至於奪了我的女兒母子兩人享的利益。據我看來，事體是很確實的，很淺白的，用不着什麼憑證。我猜我可以聽你的信，先生，我告辭了！」

那個人恭恭敬敬，點頭走了。大佐嘴裏只管說，心裏却已經有一半相信。回想自己兒子的情景，是很會秘密結婚的；再看那個木匠，是個老實人，不見得是訛詐的，看他的樣子，不是個傻子，也不是個光棍，不是個亂說話的。

他此時很受擾動，很勉強的扶住兩根拐杖，上了馬匹，走去找布爾狀師。

他見了狀師，說道：「布爾，現在有一件麻煩事，有一個人，剛才走來對我說：我的兒子同他的女兒秘密結婚，生下一個孩子，還是個男

的，是承繼我的家產的！」

這位狀師年紀老了，是個老行家，無論什麼，都是不相信的，要先找確實證據，答道：「不能這樣快就能承受家產，那個人怎麼說？」

大佐把木匠的話，粗述一遍，掏出婚證給他看。

狀師把婚證細看一遍，說道：「你自己以為怎麼樣？」

大佐很生氣的說道：「我以為是個騙局！」

狀師指着婚證給他看，說道：「有了這件東西，你還以為是個騙局麼？」

大佐說道：「我看婚證是假的！」

布爾說道：「這很容易證明的；但是，你能相信你的兒子會秘密結婚麼？他為什麼要守秘密呢？他很曉得家產是他承受的！」

大佐此時有點不安，說道：「我說不出哈洛心裏打的是什麼算盤，

他的性情有些特別。我對你說句秘密話：你還記得他跌過一交麼？是在某學校讀書的時候跌的一交，從此以後，他有時很有點特別舉動。」

狀師問道：「他結婚的時候，在什麼地方？我說的是去年八月間的話。」

大佐此時有點畏縮，不敢看狀師的眼，說道：「他那時候出門不在家，你曉得的，他有時候，一走就是幾個月，一封家書也不寫的。他駕駛他的小船，不曉得漂到什麼地方。他是死在海上的。後來他的行蹤尤其秘密。」

布爾問道：「去年秋間，你見過他麼？」

大佐答道：「見過的，見過一兩次，他好幾月回家來一次，不久又走了。我記不得日子了，大約是十月間，回來過一次，再過不久，又回來一次。他雖回來，也不住在家裏，因為他有古怪脾氣，我們父子之間

很冷淡的。」

狀師問道：「他曾稍微示意，他已經結婚麼？」

大佐答道：「向來未露這種意思。有時候他母親設法勸他娶親，他還擲揄他母親。」

狀師想了幾分鐘，說道：「我們不可不敷衍這個木匠，不然的話，他要告狀的，就太不好看了。假使我們相信是騙局，你兒子的舉動，是容易受騙的；但此也許並非騙局，是件事實，我們不能不立刻查訪明白這件事。」

大佐很着急的喊道：「布爾，你不能相信果有其事呀！」

狀師說道：「我不見確實憑據，是不相信的，你可以相信我，替你嚴密的查訪明白；你會否把這件事告訴你的夫人？」

大佐說道：「我並未告訴他，因為那人來的時候，他不在家。」

布爾同大佐拉手的時候，說道：『暫時不必告訴他，我們未證實之前，不必驚動他。』

大佐聽了狀師臨別這兩句話，心裏稍安些，以爲狀師並不相信是件事實，要設法證明是假的。但是他回家盤問他的夫人同小姐，曉得有幾件事實，心裏反又不安起來。他的兒子，是向來寡言寡交，又是好一個人獨往獨來的，假使他同人結婚有十來次，也沒有人曉得的。大佐細想過來，有些不能不相信結婚是實。過了幾天，狀師來看他，也說是恐怕結婚是實。大佐聽了，也並不詫異。

狀師說道：『婚證是真的，掌他們行結婚禮的教士是死了，但是教堂裏的錄書還記得；據他所說的新郎面貌，很合你的兒子的面貌，我恐怕也許是件真事。』

大佐趕快的問道：『但是你仍有疑團？』

狀師聳聳肩說道：『我還是要查訪說到今天爲止的話，我不能不說我所查訪出來的情節，都是真的。我也見過那個女人，同女人的父母。』

大佐却有點好奇，問道：『那女人是個什麼樣？』

狀師答道：『那女子自然不是個大家閨秀，却是個知禮知義的。還像個樣。我也很詳細的打聽過，女子的父母，都是老實人。據女子所說的話聽來，是很可信的，我說不出不相信他的理由。』

大佐咬指甲，說道：『總而言之，他們是當真的結了婚！』

狀師答道：『我看你還是暫時不必告訴你的太太，現在還有一個人的供證是要緊的；那個女子告訴我：他初相識你兒子的時候，他有個僕人，名叫約瑟·倭特士，結婚的時候，他賞給僕人幾個錢，打發他走了。那女子說，不曉得這個僕人那裏去了；我要登告白找他。』

翌日早上，大佐看見泰晤士報上，果然登了告白，說道：『約瑟倭

特士鑒：約瑟倭特士是一位某先生的僕人；這位某先生，是一八八一年八月間，在某府地方結婚的；見了告白之後，請他到某街某號，同布爾狀師見面，來往費用，歸狀師借給；若有消息相告，另有重賞。」

大佐見了告白，很害怕太太小姐們曉得，好在他們並不曉得。這告白却很有好效果。過了兩天，大佐得了狀師一封信，說道：「麻查利大佐台鑒：我見着倭特士，我恐怕你的兒子，是當真同麻沙爾小姐結婚的。你的兒子原先雇用這個倭特士，在游船上陪侍他的。一八八一年七月，你的兒子把游船駛入某港修理。在那裏初次同麻沙爾小姐相見，相識了一個月之內，就娶了這位小姐，當日行結婚禮，倭特士也在場。其後給他些錢，就打發他走了。他所說的話，同那女子所說的話，是相符的。我以爲你也想要見見這個倭特士，我吩咐他去見你。」

信後附筆說道：「你還是不必告訴你的太太，也不必匆忙有什麼舉

動，再過一兩星期再說，緩辦是不會出什麼毛病的。」

大佐看了信後附筆這兩句話，很生氣，把信撕碎摔在火爐裏。

喃喃的說道：「說的是什麼話！他的狀師派頭十足，什麼緩辦，還要守什麼祕密，生米也煮成熱飯，還有什麼好說呢！我立刻告訴我的太太，我親自去見那女子！」

大佐却未把消息告訴他的太太，一連耽擱到三個月，他才敢去見他的兒媳婦。他心裏雖是很不以一個木匠的女兒作他的媳婦，却又不能不承認。他去的時候，也不告訴人往那裏去，辦的什麼事。他一見他的媳婦，雖然不是個大家的閨秀，在小家裏頭，有這種態度，總算是難得的了。貌是很美秀；但是一聽他說話，全是下等人家腔調，又覺得實難承認，那女子很畏縮的，把孩子抱出來給他看。他看見這個孫子，却毫不動情。

大佐忽然問那女子道：「你怎麼稱呼你自己？」

女子答道：「我的丈夫冒姓摩理司，我自稱摩理司太太；但是我的父親要我稱呼真姓。」

木匠當時在場，說道：「先生，我以為他應該稱真姓；他的丈夫此時已經死了四個月，你已經查探了許久，你若是打聽出什麼不對的情形，此時應該早有所聞了。」

大佐有些推宕的意思，說道：「我已經把這件事體，交給狀師辦，我立刻去找他；倘若他滿意，我就不耽擱，擬出一個辦法，還你的女兒。」

木匠答道：「先生，我謝謝你，我們不是要錢，要的是應享的權利！」

大佐說道：「我很明白，我答應你一星期內，我一定有實在話答覆

你。』

大佐走出來的時候，心裏很難受；他覺得木匠父女兩人都是老實人，說話是靠得住的，他不能再事推宕，不能不盡他的職責。大佐爲人是很驕傲的，看得自己的家世身分很重。他已經有個外孫，在某校讀書，他滿心要這個外孫承繼他的家產。他雖是個君子，但是總不願意承繼家產的孫子，外祖是個木匠。他曉得他的太太知道了，更加難受。

從另一方面看來，却又萬不能不承認；假使不承認，那女子的父親一定是要打官司的。他又不願意鬧出來，不得不有個公道辦法對待他的媳婦同他的孫子。有時他很想到，不如行賄賂，買通木匠父女，叫他們不說話。他以君子自居，又不肯作行賄的事。況且他聽木匠說話的腔調，不是錢能够買得動的。

於是他到了倫敦，立刻就去見狀師，商量解決辦法。心裏却又盼望

狀師有點把握，特爲延宕到如今。

布爾狀師一見大佐，就說道：『我近來未寫信給你，因爲我沒什麼消息告訴你，即使有消息，也是不好的消息。我打聽得很清楚，你的兒子，到了某海口，就失蹤了，只留下一條游船，過了幾個月，就是上一個春天，他從另一個海口寫信來，要把游船送到這第二個海口，在這兩個當口之間，他在什麼地方，我却不曉得，除非這件事是件事實。』

大佐哼了一聲，道答：『布爾，我恐怕是件事實，我已經見過那女子，我答應過他，不再耽擱。我不曉得我的太太曉得了，說些什麼。』

狀師說道：『我恐怕倭特士的供證是實在的，我打聽過他的來歷。他好像是個靠得住的。你的兒子是在某處雇他的。他以前的雇主都說他很好。』

大佐說道：『我想起來了，我還未見過倭特士，你不是寫信告訴我

，你告訴他來見我的麼？」

狀師答道：「是的，我以為他見過你了！」

大佐說道：「我忘記了這件事，此刻我才追憶起來！」

狀師說道：「我再寫信給他，我這裏原有他的住址，一時却找不着。我勸你先不要舉動，等到見過倭特士再說，我要你聽他說些什麼。」

他們兩人再談些話，大佐就告辭回家。一到了家，可巧就有倭特士打發人送來的一封信，信內說道：

『先生，布爾狀師約好我來見你，我却未能如約，請你勿怪。因為我病得很重，不能出門；倘若你能今晚或是明日來見我，我可以把你兒子的消息告訴你，是你很想聽的。約瑟倭特士啓。』

大佐讀過信，立刻又戴上帽子，出門往倫敦的東邊。他到了之後，很費事才找着那住處，原來是一條很窄的街，住的地

方是一種下流的酒店。大佐看見這個地方，有點遲疑不敢進去，但是又不能作罷，只好推門進去，問倭特士在什麼地方。女店主很懷疑的，看他一眼，又向門後看，看門後還有別人沒有；女店主看見門後沒有別人，指一指小過道末後一間房。他走進去，看見一個少年對爐烤火，那少年站起來。

大佐說道：「我就是麻查利大佐。」

那少年答道：「不能出門，累你屈駕，請你勿怪！」

大佐說道：「你就是約瑟倭特士麼？」

他答道：「是的，請坐！」

大佐不坐，站在爐前，看見倭特士的外觀，覺得很不以為然。這個少年，相貌還好看，聽他說話，好像是受過好教育的，但是滿面狡詐，又全不像是有病的。大佐曉得他說有病，不過是句假話，很不相信他。

看他的裝扮，是貧窘到了不得的。

大佐說道：『你曉得我爲什麼事來的，你有什麼消息告訴我？』

倭特士滿臉不安的說：『我要把與你兒子結婚有相干的話告訴你。』

大佐問道：『是你未告訴過布爾的麼？』

倭特士說道：『是的，我重新又把這件事體盤算過一番！』

大佐問道：『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倭特士想了一會，說道：『先生，我老實告訴你，我的光景很窘，我要先曉得：我若是放胆把話都告訴了你，我不至於受拖累，我才敢開口！』

大佐問道：『這是什麼理由？』

那少年兩眼看看大佐，說道：『因爲我說出來，恐怕要吃官司！』

大佐問道：『你要我說什麼？』

那少年說道：『我要你對我說明：絕不翻悔，你若是不受我的提議，你却不能拘束我，或是叫人捕我。』

大佐答道：『很好，我答應你。』

那少年低聲說道：『倘若我能够證明你兒子結婚，是不能算數的，你肯給我多少錢？』

大佐問道：『這件事全是假的麼？那木匠父女是設騙局的麼？』

那少年說道：『女子的父親，我不曉得，但是那女子是不知情的，先生，來吧！你給我一張即期的一千鎊支票，我就能證明結婚是不能算數的！』

大佐問道：『內裏有什麼毛病？那女子事前已經嫁過人麼？』

那少年答道：『不是的。女子是很妥當的！』

大佐說道：『我不明白！』

那少年說道：『先生，你自然不能明白，你若是給我一千鎊支票，我包你二點鐘之內，那女子自己走來，同你說，不要求你承認！』

大佐有點疑心，問道：『你同那女子通了消息麼？』

那少年答道：『先生，不是的，我已經告訴過你，女子是很妥當的；雖是這樣說，我剛才所說的話，我是一定作得到的！』

大佐心裏很不安的，想了一回，說道：『我不能不事先斟酌，才能夠答應你，我不能輕易就給你一千鎊！』

那少年答道：『誠然，但是，你要記得，你不能強迫我說話；你若是不相信我，那女子的男孩子，就是承繼你家產的人！』

他看看大佐要預備走了，說道：『你若再話有同我說，你可以在某報上登告白，我就把住址告訴你，我是不再住在這裏的了！』

大佐出大了門，心裏是很疑惑的。向西走。他心裏很相信這少年是

個說得到做得到的人，很願意花一千鎊；但是那個少年是個光棍，他已經供認是個犯事的人，怎樣好和他交手辦事呢；又恐怕他說出來的事，恐怕不利，又恐怕這件事體，同他兒子的體面有關；這個又說明同女子無干，難道是他兒子串通作的騙局麼？越想越難受，越想越糊塗，只好去找狀師商量，不料布爾不在家。等了一回，只好先回家，寫一封要緊信，再過一點鐘再來，一個少年女人，在書房候他相見。

僕人又說道：「男人是從前來過，見過你的，我認得他，他說有要事，我叫他等。」

大佐心裏猜着是誰，說道：「你辦得很對。」

隨即問僕人道：「女主人同小姐們都在那裏？」

僕人說道：「都出門跑馬車去了。」

大佐說道：「他們回家的時候，你說我有要事，請他們不要進書房。」

裏來。」

他走去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是木匠父女兩人，那女子臉色發白，很有不安的神色，木匠是滿臉的疑惑，大佐走進來，他們都站起來。

木匠先說道：「先生，你看見我們來了，未免有點詫異；但是自從你到過我們家裏之後，發生一件很奇怪的事，你要預備着飽受一驚，我相信我的女兒是不會錯的！」

那女子很奇怪很懇切的說道：「我很知道清楚！」

大佐看看他們，問道：「什麼事？」

木匠很鄭重的說道：「我的女兒說他今天看見你的兒子，你的兒子在我們的門前走過，好像是找我們！」

大佐聽了一驚，向後退却一兩步，喊道：「什麼呀？」

那女子很狂亂的說道：「先生，是的，我看見他！他在對過的路邊

走，抬頭看我們的房子，我剛好在樓上，我用手敲玻璃窗，他掉轉頭來，我看見他，很害怕，我暈倒了。我醒過來之後，我同瘋子一樣的趕下樓，等我走到街上，他已走得無影無蹤了！」

大佐臉色發了白說道：『你所看見的不過是個幻影，你是白日見鬼了！』

那女子說道：『不是的！不是的！我看見的的確是他！我敢發誓！我所看見的的確是你的兒子，我的丈夫，我喊：父親！父親！在街上走來走去好幾次。』

木匠說道：『先生，是的，他說的確的確的親眼看見，故此我只好帶他來見你！』

大佐聽見這番話，大動感情，很有一半相信。他的兒子，原是在海上遇事溺死的，他的小游船是船底向天，死屍是過了好幾天才找着的。

當時驗屍，原有人說過，要認明面貌；但是那時候已事隔數日，面貌是完全認不出來，只有衣服等件是認得明白，不會錯的。據女子所說的話，很像是認錯了屍身。大佐是迷惑慌亂，毫無主意，只好同他們商量去找狀師，他們也願意。於是坐了馬車，同去找狀師。

大佐介紹他們相見，說道：「這就是麻沙爾，這就是他的小姐。小姐說：我的兒子活着，並未死，今天下午親眼看見他！」

布爾看看女子，請他再說一遍。

狀師留心聽他說了一遍，說道：「少奶奶，你神經受了激動，你試歇歇，淡定下來，好好答我幾句話。你說你認得是你的丈夫，你是看他的面貌，或是看他的身量，或是看他的衣裳，你認得是你的丈夫？」

那女子答道：「我認得他的面貌同身量，我看見他的面貌，看得很清楚；我只看他身上穿的衣服，不能認得他，因為他穿得很破爛。」

狀師說道：「他是這樣的裝扮，你耐煩些！這是很要緊的，我要試試你的記性！」

那女子答道：「我並未十分留心看他的衣服，他穿的黑色衣服，穿一件領港員的褂子，是件舊的，頸子圍了一條紅黑方格子的圍巾，戴一頂蘇格蘭帽子。」

此時麻查利大佐走向門口，對狀師說道：「你來，我有兩句話同你商量！」

他們兩人走出去，大佐說道：「布爾，我要告訴你，剛才女子所說的打扮，同今日午後我看見的那個倭特士，是一樣的打扮！」

狀師忽然掏出鼻烟盒來，對大佐看了兩眼，道說：「你聞鼻烟麼？請你試試我的鼻烟！先生，你打破這個悶葫蘆，打破這起疑案了！我敢同你賭：那個倭特士小子，冒了你兒子名姓，娶的那個女子！」

大佐喊道：「可不是！布爾，你猜着了！我才明白他爲什麼說他有權可以證明我兒子同那個女子結婚是不能算數的，布爾，是了！他冒闖人的名姓，騙這個女子，後來就拋棄了這個女子。後來他曉得女子要同我打麻煩，他就從中設法，要騙我一筆錢，他每天特爲的去找女子的家。我要用盡我的力量，把這個騙子送到法庭，叫他作苦工」

後來是爲木匠父女兩人起見，倭特士也把情節逐一供認出來，大佐並未叫他吃官司。原來大佐的兒子到了某口岸，就把倭特士辭退了，倭特士原已很愛這女子，果然冒了主人的名求親。解說明白之後，大佐並不怪責木匠父女二人，還送了些錢給那女子。女子却不願意離婚，兩人重新用真名姓行結婚禮，禮成之後，兩夫婦到屬地當僑民謀生活去了。